



近思錄集說卷三

致知 凡七十八條

甘泉黃奭學

明	精	中	論	之	段	段	葉	致
子	而	庸	孟	先	總	總	氏	知
春	達	達	詩	後	論	論	此	凡
秋	乎	乎	書	為	讀	致	卷	七
之	造	本	義	序	書	知	論	十
用	化	原	理	始	之	之	致	八
則	之	則	充	於	法	知	知	條
可	蘊	以	足	大	三	之	之	
推	則	窮	於	學	十	至	而	
以	可	神	中	使	四	而	後	
觀	以	知	則	知	段	有	以	
史	識	化	可	為	以	行	之	
而	聖	故	探	學	後	之	自	
辨	人	繼	大	之	乃	行	首	
其	之	之	本	規	分	之	段	
是	大	以	一	模	論	二	至	
非	用	易	原	次	讀	十	三	
得	故	理	之	序	書	三	段	
失	繼	之	妙	而	之	至	三	
之	以	明	故	後	法	三	十	
致	春	義	繼	繼	而	三	三	
矣	秋	之	之	以	以	書		
橫								

黃書妻



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施氏  
平巖葉氏曰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  
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法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  
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  
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  
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  
總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  
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  
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  
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愚按程子讀書次序既以類分則橫渠易說以下亦當以類

相從便於觀覽至於星溪補編朱子八十八條總續於橫渠  
後今亦分類編次而薛胡羅高四先生論經書者亦採附於  
後俾讀者一覽瞭然云 張氏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  
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法然致知莫大於  
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  
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  
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  
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  
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  
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  
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



官之義因以具焉 茅氏自此以後則細論條目工夫而此  
一篇乃大學致知格物也自首卷所論陰陽性命以至末卷  
聖賢氣象皆物也皆其所當格者也而此卷則其格之之法  
漢唐諸儒惟于此未明曉所以修己治人多不得其道韓文  
公原道引大學之言獨不及致知格物歷漢唐宋明賢君良  
相時有而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于天地之間以此故  
也此篇乃明善之要四卷五卷則誠身之本朱子于大學章  
句所謂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而不可以其近而忽之者也  
葉氏曰自首條至二十二條總論致知之方致知莫大于讀  
書二十三條至三十三條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條以後乃  
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凡七十八條 江氏朱

子曰此卷格物窮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  
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葉氏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  
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 張氏學莫要於致知致知云  
者辨其孰為是孰為非也然必心通乎道而後是非有所準如  
物有權衡而後輕重有所較蓋權者錘也所以往來於一衡之  
上而取其中衡者秤也所以承載乎一權之用而得其平道者  
當然之理也所以揆度乎事物之宜而歸於正道即是非之權  
衡心通乎道者盡心知性於天下之理有以究極於心而識其  
是非之所以然也孟子之知言正心通乎道者物之輕重以權



衡較之則自明非以意為那移言之是非以道裁之則自見非  
以意為測度也 茅氏通道如所謂豁然貫通全體大用無不  
明是也格物然後有以通乎道而辨是非  
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  
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葉氏文集下同說見論語 時中謂有時而中之億以意揣度  
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至矣 施氏道理既明如權衡設而  
不可欺以輕重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以此好惡以此用舍以  
此刑賞俱不差錯若以意揣度而中偶然耳終有誤也故儒者  
以格物為先物格則通乎道矣 張氏不通乎道則是非無所  
折衷矣而欲較量古人安知是者不以為非非者不以為是輕

重在物而權衡不在我鮮不清矣徒自竭其目力精神耗而愈  
眩勞其心志私意起而反感其不中宜也雖有時而中亦是揣  
度之偶合夫子所謂億則屢中非致知而知至者豈君子所貴  
哉然則君子亦明理而已矣欲明理必自格物始 茅氏乎葉  
呂本作於中並去聲 文集下同 此申明上節之意時中謂  
有時而中也按長文來書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  
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故伊川以通與不通之得失告之  
江氏文集下同 永按此言心未通道未可輕論古人是非  
也欲通乎道窮理而已後言窮理者或論古今人物而辨其是  
非又即以此為窮理意與此異蓋彼欲究其是非之實而此則  
億度較量理未明而強辨論也亦因長文之失而告之

外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施氏從師所以明道解惑也若於師言不合則不復思此道何由明惑何由解乎善思則理明而惑解矣張氏此程子欲人因疑求信傳而能習以致其知也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焉人之樂有師者所以明道解惑也孔孟門人多矣其初豈皆什伯庸衆之賢哲固亦無以異於衆人也未至聖賢地位欲觀聖賢道理其不識者諒自不少而卒能相信以進於道者惟不敢信已而信師也夫信師者非一意欽承之謂將師之言苦心極力

深探妙契求而後得得則未有不信者矣今諸君於問答之言不注意之始雖智識之淺或見為不合終有會悟之期必知其不異也惟纔不合便置不復思不思則不求不求則不得則異者終異卒為衆人之歸而不識聖賢在何處着力矣豈致知之方乎程子諄諄命之且重望之其所以廣孔孟之傳者至矣茅氏復扶又反曰門人者非一人之詞也觀下言諸君可見朱子曰學者未能有得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為根基如程子所謂不敢信已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也愚按學者不得聖賢為師則程朱所言具在潛思靜玩久自有得江氏朱子曰伊川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有不信者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  
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  
時有之

葉氏本註云夫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  
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張氏此程子規切張子  
抉微洞髓而知朋友之取益為多也張子志道精思既得於心  
則修其辭觀其所論大概集引古人之言貫串已意以斷事從  
雜博中過來者故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有餘溫厚和平  
之氣蓋非從本心之明睿畢照即始見終者乃由零碎考索湊  
合如此故以已之意釋古人之意則屢偏以古人之言附已之  
言則多窒雖本原不差大段皆是而小有出入亦時不免也本

註云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毫髮盡識之矣考索至此者  
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而已茅氏本註明所照者如目所睹  
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于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  
厚一作和本注下葉本有云夫二字朱子曰如正蒙所論道  
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在正蒙如云由氣化有  
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又如太和太虛云者止是說  
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  
自然之知江氏本註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  
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言髣髴爾能無差乎  
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葉氏苦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



睿自生 施氏本註云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悉之矣  
 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故以完養涵泳  
 進之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也 張氏張子不患其不能思慮  
 患其苦心強索而精神失完養不患其不察義理患其急進勇  
 敢而意味少涵泳故以此深望之蓋有精思力踐之勇加以完  
 養涵泳之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則明睿自生他日自當條暢  
 也張子見二程後渙然自信盡棄異學淳如也則其受切偲之  
 益顧不大哉 茅氏完養思慮則明睿自生涵泳義理則非考  
 索所至 上言不思所以不合此下二條又言思貴優游涵泳  
 使之自得不可強探力索以自苦也 江氏朱子曰橫渠只是  
 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

此

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如以太虛太和為  
 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量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  
 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葉氏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容饜飮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

強通 張氏此言學貴實得實有所得則義理足以養心不患

心疾也學道必由思慮思慮皆可自得而欲驗其得與不得之

候只須自家心氣上體勘便分曉蓋從容饜飮而自得者胸中

道理浹洽無制縛無拘礙心安氣順如論語之言時習而說如

孟子之言資深達原皆實得之驗也若苦思力索畧見彷彿亦

自以為得之矣而勞心耗氣精神不條暢守着這一事未見觸



處洞然則實未得之驗也特勉強揣度已耳更須涵養到熟熟則自得之不患心氣之勞耗矣 茅氏強區兩反度待洛反實得者深造以道自然而得之于已也強揣度者乃其強探力索而得之者也蓋不免正助之病 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葉氏遺書下同 施氏學道正所以養心氣安得有心疾善養者心安而氣順若夫心氣勞耗者不善養之過耳蓋思義理則充裕思物欲則勞耗而至於虛也 張氏承上而言有謂近因學道遂致心虛之疾者此無是理蓋心虛之疾大抵是氣虛人之血氣不能無虛實虛則疾病因之聖賢或亦不免然未聞有

學道而致心疾者疑思慮能致心疾必非能學道者也或謂前云心氣勞耗得毋虛乎愚謂勞耗是思慮未熟覺心中無受用處久後自條暢恣地快樂那會虛虛則疾病不能思慮矣程子前恐人於勞耗時認做實得不更求進後恐人以為勞耗易致心虛併廢思慮故云然也垂訓之義大矣 茅氏比音祕遺書下同 此因上言心氣有寬裕勞耗之不同而類記之也蓋嘗有人言于程子而程子語之如此比近也心五臟之一也與他處解作神明主宰者不同學道思慮心虛者言因學道而思虛以至心虛也血氣平和則無疾虛是不足之疾實是有餘之疾心疾即心虛也心過用則虛虛則成疾故曰心疾 江氏遺書下同 永按此條本欲人致思慮但其自得與否心氣上亦



可驗之學者致思當由勞苦而後得悅豫若慮其致心疾而曰  
因學道思慮心虛則憚勞者之辭耳惟思慮過苦者當如上條  
完養之說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  
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葉氏講學則理明而怪妖不足以惑之矣  
張氏儒者之學將以明  
則理明而怪妖異說不足以惑之矣  
其事如鬼怪之說總屬異說今人不察多雜信之只因燭理不  
精不向大源頭上體究胡亂就事上理會事無盡期憑空臆度  
則展轉游移邪說易入是以君子貴窮理之學也學則通乎陰

陽晝夜死生之道可以知幽明之故而鬼怪異說何足以惑之

哉茅氏事即指鬼怪異說言蓋若于鬼怪異說一一理會則

其事變幻百出而未有窮惟學則理明而鬼怪異說自不足以

惑之矣朱子曰神怪之說學者未能遽明惟當以正自守而窮

理之有無久久當自見得朱子曰如玄武北方之宿避聖祖

諱改作真今乃以為真聖而作真龜蛇于下又增天蓬天猷及

湖聖真君作四聖世之所謂鬼神載在祀典者皆此類也顧氏

曰鬼神之說半是文士寓言以資諧謔而後人往往附會成真

甚有如小孤山訛為小姑杜拾遺訛為十姨諸如此類不可枚

舉唐宋時但言靈應即加封號而今且必求其人以實之也荒

唐不經甚矣江氏永按燭理明則鬼怪之事皆可以理斷以



理有常變怪者亦不足為異也  
學原於思

葉氏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不思則罔學原於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此先立其大者作  
聖之功莫切於此 張氏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夫子曰學而  
不思則罔孟子曰思則得之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自古聖賢  
言學未有不以思為要者是知學原於思不思則口耳之學茫  
無實得知行都無由進矣故程子言此以示人也 茅氏不思  
則雖欲為學無所從入故曰學原于思 朱子曰學者于敬上  
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思之一字于學者最有力 江氏朱子  
曰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  
迥別

葉氏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三月不  
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  
同 張氏學聖人者將以求進乎仁也仁有生熟之分聖門諸  
賢所謂或日一至或月一至者方其至時亦是實造其域窺見  
堂奧故視三月不違久而不息者當場所見其規模亦畧相似  
然有內外賓主之辨意味氣象總是迥別蓋不違者意味浹洽  
則氣象渾成若日月至焉不免勉強痕迹如一座宅子安置器  
用物件日在家中者種種習熟起居自覺便適久客纔抵家雖  
用得着到處終見生疎耳



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  
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宇  
葉氏潛玩聖賢氣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未  
矣 施氏熟玩味聖人之氣象則所見者大而所得者深然亦  
只就聖人之言上玩味不徒講論而已也 張氏於其別處正  
須潛心默玩使其淺深厚薄之氣象一一融會則所見者大庶  
幾自得此之謂善學聖人者也蓋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  
須知其氣象氣象非一時模擬得出熟復玩味便覺明白親切  
若只於名上理會究竟不違是如何至是如何茫不知分曉則  
為講論文義之末耳非心得也愚謂熟玩氣象是從聖人文宇  
上以心體之而察其所以然非資談柄而已 茅氏迴戶頂反

俗作迥非 迥說文遠也意味以中之所蘊者言氣象以外之  
所見者言 上意味氣象並言而此只言氣象者蓋意味只于  
氣象上見故不別言只于名上理會者如訓詁之學是也 江  
氏問日月至焉與不息者全別此言畧相似何也朱子曰若論  
到至處却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  
息者純然無間斷 永按玩味聖人氣象亦窮理之事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  
葉氏忠信進德力行也謂行可以強而進知不可以強而至矣  
張氏此章問答見行由於知未知而欲勉強行之不唯躐等  
亦不能久也易云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存誠也進德力行也問  
者之意以為行可勉強而進知不可勉強而致似致知為甚難

如



學者但從事力行可耳不知天下有既知而未能行者未有不  
 知而即可以行者也  
 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  
 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  
 葉氏學者當以致知為先苟明有所不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  
 事其可得乎 張氏程子正其不致知之非以為進德力行固  
 學所貴然知行相因必先知而後行如堯聖人也其行事可學  
 也然無堯之聰明睿知而遽欲學其動容周旋中禮得乎雖堯  
 之聰明睿知由於天授不易幾及然循循由格物窮理漸向上  
 去則聰明睿知自生否則正牆面而立如何行得 茅氏強並  
 區兩反下同觀音娶 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于應事接物之

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朱子曰只此便是學但能于應酬之頃  
 一一點檢使合于禮久之自能中禮也

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

葉氏固守者勉強而堅執固有者從容而自得 張氏倘以致

知為難而欲勉強力行如或人之所言則未辨是非但知篤信

擇之未精遽言固守所信恐未必正而所守亦僅出於矯制非

默識心融從容自得而固有之者也所謂固有之者知得此理

不從外求不得不信而守之耳 江氏葉氏曰固守者勉強堅

持固有者從容自得 永按非固有者未嘗真知故也

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 勉強行者安能持久

葉氏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而勉



強以為忠信其能久乎 張氏忠信是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大學知所先後之序也未致知便欲誠意則凌躐等  
級而先後之序紊矣且勉強行之安能久而不變欲學堯之動  
容周旋中禮蓋亦難矣 茅氏此就問者之言而辯之也誠意  
即忠信未能致知而欲勉強忠信以進其德則非有以實見其  
為必然而不容已故不能以持久 朱子曰非謂未致知時意  
不用誠但知未至雖欲誠意其道無由耳 江氏永按此言未  
致知亦不能誠意耳非謂誠意功夫有等待也故朱子嘗云為  
學次第雖有先後然須用一齊做去如格物致知而後誠意不  
成說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  
自然次序如此非謂做一件無餘方做一件也

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  
但為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

葉氏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  
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  
故覺其難 張氏此以下又正其言勉強之非勉強則不樂不  
樂則覺其難所以然者燭理未明故也欲求其樂須先明理蓋  
理是性中自具合下便善循之而行本無拂逆如動容周旋間  
知手容之宜恭自然以恭為樂知足容之宜重自然以重為樂  
非待安排而使之然也恁地快活曷見其難人只於理有所未  
知不免私意穿鑿臨事安排布置便覺難耳唯其難也所以不  
能久也 茅氏樂音洛為去聲 除非反決辭若正言之如云



惟有如此也性本善以下申明燭理明自然樂循理之意不知者未致知也安排者勉強行也難則不能持久矣朱子曰學者不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徒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事又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不可以不知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葉氏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張氏由是見致知之為要而所謂知者非可一概論也有多少般數因其多少以為深淺知得一分則行得一分知得十分則行得十分如徒就外面理會却於裏面未理會得瑩淨便是知之未真真知者知之至也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忠便會盡信

便會立泰然行之日進無疆雖不無篤信固守之功而亦何待勉強乎夫子謂半途而廢吾不能已朱註謂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此可以見矣茅氏般班通用廣韻以煞為殺字之俗宋人語錄中時用之似又借以為極至之義蓋亦如這字之悞耳真知謂知之深也泰然從容自在之貌朱子曰大學知至之至舊作盡字說今見得當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意如程子所謂真知是也又曰所以未能真知者緣于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却未嘗于裏面十分理會故也江氏朱子曰程子論知之淺深從前未有人說到此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意自實矣



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葉氏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施氏朱子曰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程子云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異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真知者意味自然迥別真知善之當為便泰然行將去意方快足也何待勉強乎張氏此又自言其致知之漸以身示教也言少時解釋經義已用許多格

張

致工夫但年益進則知益進知益進則行益進故文義無異而意味自別知之有真有不真也此見程子進德之實可為學者之師而學以致知為先不可不亟講耳茅氏少去聲稱某者以出門人紀錄不敢名其師也後方此江氏朱子曰程子晚而自言如此此温故知新之大者學者當以是為的而深求之葉氏曰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葉氏三者窮理之日當隨寓而究竟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為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張氏此示人以格

葉書

十五



物致知之功也理具於物之中從統體上推出萬物同此一理  
從散殊上看來一物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窮究其理方有以順  
性命之正處事物之當而窮理之目亦不一其端或讀書或論  
人物或處事皆當隨寓而窮之其從讀書講明開示本原而得  
之者固多從討論古今分別是非而得之者最捷從應接事物  
處置各當而得之者最實無時無處不用其功而窮理之方始  
盡也 茅氏別彼列反處上聲當去聲 陳氏曰初學窮理工  
夫須先就聖賢言語實處為準則隨章逐句虛心詳玩果實有  
得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胸中權度稍定然後次而及于論  
古今人物以相參質最其後乃及于應接事物更相證訂方不  
至差謬程子之言其有序矣 江氏朱子曰物理無窮故他說

絃

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  
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  
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  
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  
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葉氏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意向俱到不可移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  
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  
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  
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施氏朱

卷之六

十六



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者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趣俱到不可移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張氏此又因或人之問示以用功次第也學者務博要盡窮天下之理固不是其務約者謂窮得一理便到亦無此容易法門故答或人曰怎得便會貫通盖到了貫通時候難道有個異理但方格之時則雖明睿如顏子亦不敢如此說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故一日一件者次第工夫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又

訓格曰至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俱到不可移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有是物即有是理故必即是理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也呂東萊訓格字則以為通徹無間吳敬菴曰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較明白而深長合而觀之可也茅氏本注又曰所務于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所務下葉本大字無本注字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又曰積習多便是學之博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後又去裏面尋討約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



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理無不在我皆非也惟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朱子曰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以格物為先今學者從前無此工夫而但欲于思慮知識求之更不于操存處用力縱使窮理到極處亦無實地可據蓋敬字徹上徹下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江氏本註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朱子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

自固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問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問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莫太執著否曰人日用間自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將去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程子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

28



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會都自見得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物云云方理會得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葉氏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施氏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

如

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惟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張氏上積習貫通之說既示人以窮理之務矣又言所務於窮理者非謂馳情浩博必盡窮天下萬物之理而無所遺也又非謂專守簡約止窮得一物之理即到貫通之地也夫理不勝窮聖人且有所不知物各有理執一何可以該萬二者均夫是以窮理之務無他止要日積月累由少至多則聰明以漸而開事理以漸而著自然而然不待推測擬議而無不見矣蓋既不失之於博又不失之於約斯為窮理者所當務也

此一節集解闕照原編補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

葉氏說見尚書

睿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明德致思窮理久



自通微 張氏此欲人善用其思也思曰睿洪範篇文睿通微也人心本自虛靈靈則通故致思以窮理久自通微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葉氏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 施氏葉平巖曰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 張氏能通微則無不通而或於一事思之未得權將此事放下別換他事思之不可拘守此事勉強求得蓋人心是活物而知識有偏暗處者是於這處被物遮蔽且暫置之後來觸類旁通蔽自然去睿自然生若強思力索則滯於一隅故人不可不思尤不可不善用其思也

茅氏問延平遇一事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之說與伊川說如何朱子曰程子之意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 江氏問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耶朱子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問程子此說與中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搭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也不得程子為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 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欲窮一事



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  
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 問伊川此說與延平之說何如  
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  
曉只得且放任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一件理會未  
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  
不長進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  
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葉氏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施氏識高則力勇  
真知事理之當然自有不容已者矣 張氏人之為學固要識  
力並進然識高則力勇力量未至還是知識未明而知識之所

以蔽固者則推致之功未盡也故或以為問而答之曰只是致  
知蓋真知事理之當然則力量所進自有不容已者矣 江氏

葉氏曰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  
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葉氏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

則是以物我為二致 張氏理散於物而實管於吾心故物之  
理即己之理天下無二理也若分觀物察己而二之謂見物還

須反求諸身則以物我為二致矣故不必如此說蓋以其迹觀

之雖有彼此之分以其理論之則明乎彼即曉乎此內外之道

皆為性之德本是渾成合一的無內之非外亦無外之非內也



茅氏朱子曰于此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致得一分于物理窮得二分即我之知亦致得二分于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而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張氏曰或謂以吾心之理推之事事物則是事物與吾心有二理非合內外之道矣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葉氏四端說見孟子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張氏欲致知者近取諸身先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固可即已之理以通萬物之理然一物各具一理即如一草

一木亦勿放過須是潛心體察積累久後融會貫通方算得物格而后知至故不能合內外之道則無以知天下之理之一不能察物物之理則無以知天下之分之殊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習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葉氏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乎觀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於文義之末



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施氏葉平巖曰按上段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爾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然則學者只耐煩耐辛苦隨事精察即物窮理至於物格則一以貫之矣張氏人心本有覺而未免於昧者惟其於事物之理理會得少耳故自一身之中推而極之以至萬物無在非理也但能隨處察識理會得多則

胸次之間自然有覺悟之處矣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乎觀理之煩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文義之末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斯道也茅氏本注又曰自一身之中下葉本大字無本注字相次葉本作胸次誤相次者漸次之意朱子曰草木皆有理者如周禮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知得此理處之而各得其當便是又如鳥獸之情莫不好生而惡殺便須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



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胎不夭不覆巢推此類可見又曰此亦程子因人專欲求之四端故教以一草一木亦皆有理然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若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江氏本註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朱子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所以說才明彼即曉此於這一物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

處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問草木當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厚薄不同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先後緩急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此一段尤要切學者所當深究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四端與夫

能



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  
可以如何使那底可以如何用皆所當理會問自一身以至  
萬物之理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曰  
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勉強而致者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  
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葉氏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  
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  
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施氏葉平巖曰致思則能通乎理  
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  
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

也故通書曰思者聖功之本張氏復引洪範之言以明致思  
之效思能通理聖人是全盡此理故充其思之睿可以作聖譬  
若掘井漸漸由渾得清初用其思者疑慮方生心地雜亂亦不  
免有溷濁之病到久則是非判而疑慮消自然明快而作聖有  
基矣掘井不及其清者而止則為棄井也茅氏睿音銳溷呼  
因反思曰睿二語見周書洪範篇渾溷皆濁也薛氏曰思索  
大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故凡讀書思索之久  
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加思索則心清而義  
理自見以上並伊川語江氏朱子曰思索如穿井不解便  
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清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葉氏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愚按朱子以近思二字名其書正教人不可遠去泛思當以類而推則理易明也張氏此示人以近思之方物各從其類因吾所已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若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自亦不難故近思者致知之要而類推者又

近思之方也若遠去尋討便不切已朱子以近思名篇厥旨深哉茅氏此鄭亨仲問也近思說見論語朱子曰以類而推者如修身推之而齊家齊家推之而治國親親推之而仁民仁民推之而愛物之類只是從易曉者推將去一步又一步若遠去尋討則不切于已又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以至于不言餽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以至于一夫不得其所若棗于市之類至如一飯以奉親至于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又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江氏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問以類莫是比這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為子當止於孝為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始得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



只是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  
推去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今人不曾以類而推不曾  
先理會得一件却便理會那一件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  
透徹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  
不切於已問程伯子云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  
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叔子云近思以類而推兩程子所謂近  
思其義似不同曰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已耳叔子則  
以思之有序為近也伯子之言固得其本旨然不叅以類推之  
說則將有捐事棄物專以反思默造為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  
端者故二子之說不可以偏廢也

學者先要會疑

葉氏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  
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施氏不知疑者只是未嘗實用工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  
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  
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愚按疑思問會疑則必審問  
問之弗知弗措也而理始明矣張氏疑者悟之階也會疑便  
是用功於學或於理上推不去或平時見理以為如此於這理  
却又不合便自反覆求解弗知弗措若不會疑必未嘗用功者  
是不知其何以是非不知其何以非故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  
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  
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至哉言乎



書逐句逐字要見著實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  
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耳又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  
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  
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又曰聖人之不憤不啟須是教之疑到  
無可解釋處方始與說彼便通透并從前所疑慮處亦每因此  
觸發蓋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也按此條見外書時氏  
本拾遺列遺書誤江氏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  
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  
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英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  
葉氏物異為怪神妖為姦見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雖得於人言

亦未必信張氏此言正道明則怪妄自消學者當堅守其正  
也訪問也物異為怪神妖為姦張子以異之問及謂此固無難  
語者但灼理未精則語未必信君子貴先窮理耳茅氏物怪  
如石言于晉之類神姦如伯有為厲之類  
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  
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  
葉氏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乎事物之  
原而妖異之所由興皆可識矣張氏任天下之至奇至變總  
不外於此理性即理也天即理所從出也故孟子之言知性知  
天反始窮源通徹無間之學也學至知天則有以探其從出之  
源而知一本之所以萬殊理所當有便有此物理所當無便無

似



此物了然明白返求諸心而自諭之亦不須提命告語而後知矣豈有語之而顧不信者乎 茅氏謂葉呂本並作論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夫不為異端所劫進退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暮年吾道勝矣 葉氏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為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辨將自識破 張氏若學未至於知天則知有或昧而異端之徒往往創為姦怪之說以劫奪吾道之正所以諸公今日亦不免談論及之但當堅守其正勿為所奪就日用倫常光明正大物事漸漸上進久而不已則馴至於知性知天而所謂怪異者不必攻辨自然識破約畧其功候不過一歲之間吾道勝矣朱子云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

道使益光明不必深與之辨與此意互相發 茅氏期音基諸公所論如孔孟之言是也 問橫渠此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夫一句何也朱子曰且當守此定者如孔子言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非其鬼而祭之謫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者其他如伯有為厲之類則其變也 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葉氏文集下同 不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為邪蔽久則所惑愈深矣 施氏異端邪說每以物怪神姦惑人而愚夫愚婦信之即學者未至於知性知天亦往往為異端所劫惟君子立身光大正大而又學達性天則吾道如日中天異端自不敢以



邪妄之說進况聖人不語神怪乎但學者不能不為疑撓果能窮理以致其知則此疑亦渙然冰釋矣張氏若不能堅守吾道作騎牆之見以為物理無窮姦怪或有只付之變幻不可知是胸中懷着疑胎吾學有可以撓之際外物亦易昏我之明將所謂姦怪之來交錯迭見而我卒無所折衷以自存其是其溺也必矣豈天下真有怪妄之事亦我之不達於理而已矣茅氏間去聲文集下同疑謂為異端之說所惑也物即指物怪神姦而言疑撓物昏謂為疑所撓物所昏也江氏文集下同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朱子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

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理之常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委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怕有為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

葉氏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為己任蓋期於寶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命而實不領會者可以自省矣施氏葉平巖曰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為己



任者蓋期以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命而實未領會者可以自省矣張氏此因論語之言見學者當領會實得勿徒以性命資談論也性者人所得於天之正理天道則造化流行之妙性與天道是一是二惟仁可以該之予貢既明說夫子之言則其言雖罕亦時於平居常言之矣而以為不可得聞者蓋聖門學者實以仁為己任期於身體自得不徒以苟知為聞也苟知者徒竊其說未曾了悟了悟則深達其理幾乎自得矣予貢是知至之後得悟一貫之傳因有是說而張子恐後之學者高談性天實無領會故引子貢言以發之茅氏說見論語此引子貢之言而釋之以見其所謂不可得聞者如此如夫子一貫之言門人皆與聞

也而唯曾子能以忠恕明之則曾子得聞他人不可得而聞矣又如孔門問仁者多矣而惟顏淵仲弓請事斯語則二子得聞他人不可得而聞矣推此類觀之可見以仁為己任者非有以知之明而信之篤者不能也故必了悟而後可以為聞不然則口耳之末而已濟得甚事按此條今見語錄江氏葉氏曰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葉氏沉一作玩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施氏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方有得若只是皮膚便有差錯張氏義理之具於物者莫不有表裏精粗今人都從外面觀得粗淺便

32



自以為義理之學是獵取而非有造也須深心沈力窮究到底  
方有造耳淺易看過輕浮用事豈有得乎善乎朱子之言曰聖  
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  
錯 茅氏沈一本作玩易音異 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  
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李氏曰學問須  
深潛縝密然後踐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起直如來地其失處正  
坐此不可不辨 江氏朱子曰子張謂執德不弘弘字有深沉  
重厚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得此語  
最佳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  
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羸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羸

葉氏顏子不能不達仁於三月之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  
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間斷 施氏葉氏曰顏子不能  
不達仁於三月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  
或有一毫之間斷 張氏心具眾理必於眾理推完全盡方完  
得心之本體而此心細入無間矣故不特大段空疎者算做心  
麓即至顏子優入聖域而不能不達仁於三月之後猶有未達  
之一間則此一問心理未融猶是心麓直須義精仁熟全體不  
息而後可謂不麓此則聖人之事也 茅氏羸經傳通作粗  
朱子曰顏子比之眾人純粹比之孔子便粗如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此不善處便是粗伊  
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甚好又曰聖人言



語磨稜合縫滴水不漏如言以德報怨一言興邦之類無不仔  
 細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公劉太王好貨好色之  
 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羸江氏問顏子心粗之說恐  
 太過否朱子曰顏子比之眾人純粹比之孔子便羸如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  
 粗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說得好顏子尚  
 心粗人有一毫不是便是心粗心粗學者之通病顏子未至  
 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即為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  
 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  
 庶矣乎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

通

葉氏下上坎為習坎卦當重險而彖辭曰維心亨人之博學窮  
 理始多齟齬語積習既久自然心通施氏人之窮理疑難不得  
 明白如歷重險然積習既久自有貫通處則心亨也張氏習  
 重也坎險也上下皆坎為重險之象而其彖辭曰維心亨亨通  
 也張子借習坎心亨之義以明博學於文者只要悟得此意初  
 間義理未明有所齟齬胸中疑難如歷重險積習既久自脫然  
 有貫通處則心亨也人不可以險阻艱難自疑畏而不求進於心  
 亨之地哉茅氏下上坎為習坎卦當重險而彖辭曰維心亨  
 朱子曰文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  
 亨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處窒礙而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

後書

三三

於



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又曰理會道理到眾說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江氏朱子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如看文字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有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葉氏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舊疑

何自而釋張氏此合下節即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之意也義理有疑於心者只緣執而不化心有所係吝不能推而廣之是以知識為之蔽塞須濯去舊見如去渾水引出清者來便覺新意活潑流動而疑可釋矣今學究家固滯不通多為舊見不濯之病張子此言示人之意切矣茅氏舊見凡舊人之見與自己舊時之所見皆是學者于舊見有未安若更苦用思索費力愈多而于本文之意轉加蒙晦故當一切濯而去之但就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了然心目之間無少差誤然後回視舊所見處自有以見其得失之所在而豁然無復窒礙矣按葉氏謂此條及博到問為學之方一條乃總論致知泉州本繫卷末為非是因定從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然則此條



惟	有	此	二	語	心	中	有	所	聞	以	下	則	葉	氏	所	添	入	也	今	據	宋	本	及
楊	氏	本	正	之	朱	子	曰	學	者	觀	書	病	在	只	要	向	前	不	肯	退	步	看	愈
向	前	愈	看	得	不	分	曉	不	若	退	步	却	看	得	審	大	槩	病	在	執	著	不	肯
放	下	一	是	主	私	意	一	是	舊	有	先	人	之	說	雖	欲	擺	脫	亦	被	他	自	來
相	尋	橫	渠	謂	濯	去	舊	見	以	來	新	意	甚	好									
心	中	有	所	聞	即	便	劄	記	不	思	則	還	塞	之	矣								
葉	氏	疑	義	有	所	通	隨	即	劄	記	則	已	得	者	可	以	不	忘	未	得	者	可	以
有	進	不	記	則	思	不	起	猶	山	徑	之	蹊	間	不	用	則	茅	塞	之	矣		張	氏
新	意	既	來	舊	障	盡	撤	則	前	所	未	知	者	而	今	知	之	是	心	中	有	所	聞
也	隨	手	筆	劄	記	錄	以	時	觀	省	則	已	知	者	可	以	不	忘	若	不	記	則	旋
得	旋	失	安	能	思	憶	得	起	猶	山	徑	之	蹊	間	不	用	則	茅	塞	之	矣	張	子

處	處	安	置	筆	視	有	得	則	識	之	或	中	夜	起	坐	取	燭	以	書	其	生	平	用	
功	正	是	如	此																				
更	須	得	朋	友	之	助	一	日	間	意	思	差	別	須	日	日	如	此	講	論	久	則	自	覺
進	也																							

葉	氏	按	此	段	及	焯	到	問	為	學	之	方	一	段	泉	州	本	皆	繫	卷	末	而	舊
本	則	此	段	在	第	二	十	一	尹	問	一	段	在	三	十	三	今	考	此	卷	編	輯	之
意	則	二	段	乃	總	論	致	知	不	當	在	卷	末	無	疑	也	但	舊	本	此	段	不	全
載	心	中	有	所	開	以	下	云	云	恐	是	後	來	欲	添	足	此	數	語	傳	者	誤	成
重	出	耳	又	詳	此	段	已	是	專	論	讀	書	之	法	不	當	在	廿	一	疑	當	時	欲
移	在	尹	問	之	後	故	并	錄	之	耳	今	不	敢	輕	改	姑	從	舊	本	而	添	入	心
中	有	所	開	數	語		施	氏	此	言	劄	記	與	朋	友	誦	習	之	大	有	進	益	也



人執舊見在胸中不化則難與辨論必濯去舊見則舍己從義而新意生有所得則隨手記錄以時觀省又得朋友之助會聚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義理開發一番其進益洵無涯也張氏此又言朋友講習之益也學既勉於自進更須得朋友之助若於一日間剖析疑難覺意思有些差別即須日日如此蓋會聚一番精神便收斂一番講習一番義理便開發一番其進無涯也張子見二程共語道學之要遂渙然自信此亦自以其得力者語人乎江氏朱子曰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

後清者出焉 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葉氏橫渠孟子說 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

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於心

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 此以上總論致知

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 施氏此教人不得

於言當求於心也凡致思到說不得處此不得於言而心塞也

審思明辨則心開而得其理矣告子不得於言則已此其所以

冥然罔覺不知性不知義也 以上俱論致知之方以後論讀



書之法孫北海曰夫致知固不盡在讀書而其要莫過於讀書  
故宋之大儒皆自遺經得接不墜之統如陸子靜曰六經註我  
開後人心學之弊自茲語始也 張氏此言不得於言當求於  
心也思到說不得處心中不開正鬱而將通之候最好用力若  
天下事都容易得更何用思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  
此時復審思明辨自然至於有得乃為善學若冥然悍然如告  
子之更不復求則亦終於不得而已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不知  
義而見斥於孟子也按孟子書謂不得於人之言此云說不得  
則已心之塞而有不得也釋文少異但當審思明辨則一耳  
茅氏復扶又反 孟子說 葉氏曰以上總論致知方以下  
乃專論求之于書者 愚按橫渠學問于苦心極力中得來故

往往于難著力處不肯放過如所云到峭峻之處要剛決果敢  
以進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此又云到說不得處始復  
審思明辨皆是如此蓋此關一過乃可深造自得耳 以上並  
橫渠語 江氏橫渠孟子說 葉氏曰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  
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  
不曉而見意者也  
葉氏遺書下同 施氏遺書下同 張氏讀書是格物第一義  
則看文字不可不求作者之意然必先曉其文義而後意看得  
出所以訓詁之學亦不可不用心若於文義有所未曉謂可畧  
觀大意必至穿鑿附會失立言之本指矣或謂尋章摘句反成



學究者何也曰正坐不曉文義耳古人立言各有所指須看他前後文義如何或一字分數解或一義分數類或斷或續或單或合或緩讀或急讀學究家不潛心理會誤執舊見拘泥不通遂使作者之意不明豈云曉文義者乎 茅氏遺書下同 文義文之義也 江氏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葉氏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施氏葉氏曰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矩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愚謂書要自家讀道理要自家窮索師友只做得箇指示引路底人立定規矩

與人做其他工夫皆要自家發憤靠不得師友故曰歸而求之可也 張氏讀聖賢書須要自得於心非以徇外誇多為務如六經聖人明道經世之書學者所當玩索而涵泳者也然其言浩渺驟而讀之有難以盡曉者且於六經之中各認得其路徑如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之類既知所趨向矣就中自立一箇門庭如詩之貞淫正變書之帝升王降之類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則浩渺之難曉者漸次求之胸中當有灑然處此在善學者反求而自得之不務自得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 茅氏立得下別本無一字 周伯溫見程子而程子語之以此問門庭豈容各立朱子曰此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得門庭却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

奴



江氏問門庭豈容各立耶朱子曰此是說讀六經只要從師  
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定門庭却歸去依此實下工  
夫便是歸而求之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  
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  
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尚未有成說  
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問如詩是吟咏性情讀詩者便當  
以此求之否曰然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  
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  
葉氏理本平直苟以崎嶇委曲之意求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  
大東篇 張氏此欲人平心觀理不必強生穿鑿也文字皆理

之所寓理在目前凡解文字不可以崎嶇委曲之心解之但平  
易其心就現成話看現成事自然見理所謂理者非他只是為  
人之理著乎日用之間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大路易知而可行  
者小雅大東之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平而且直豈不甚分  
明乎 茅氏易音異砥諸氏反孟子引詩作砥 理只是人理  
言只是人人所共具之理也甚分明言易見也詩小雅大東之  
篇 朱子曰學者讀書只除却自已私意逐字逐句平心體會  
久久自然有得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  
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葉氏聖人之道遠近精麤無所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



至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為穿鑿邪張氏聖人之言正所以明理也或震聖人之名而謂其言必深遠豈得徒以淺近測之故程子曉之曰聖人非能有越於理之外其發而為言亦有時就近處說有時就深遠處說其實深遠處亦是此理如近處更自明白切實強要看做深遠則是以私意窺測而失之鑿矣豈所以為聖人之言乎茅氏按遺書程子因上文所言而及隨象君子嚮晦入宴息之說以謂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嚮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意故或人疑以為淺近也強如字教平聲鑿穿鑿也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葉氏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入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為是施氏葉氏曰聖人之道遠近精麤無所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為穿鑿耶

後書

四

何



此條本意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與語近而不遺乎  
遠者意自不同也 張氏楊子雲惟不達於聖人之言故其著  
為法言以聖人之言為遠如天而以近如地者為賢人之言豈  
知聖人包蘊無所不盡語遠而不遺乎近語近而不遺乎遠其  
遠如天其近如地不必分遠近而二視之也自賢人以下則不  
免所見之偏而言或滯於一隅耳按此條正為強鑿深遠者發  
言聖人只是明理言雖近而指則遠也 茅氏楊子名雄字子  
雲為漢光祿卿聖人之言遠如天二語見法言五百篇此又以  
見聖人之言雖極淺近處却自包含無窮固不必鑿之教深遠  
也如夫子告子路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堯舜有所不能盡語樊  
遲以愛人知人而極其至舜與湯治天下之道有所不能外程

子所謂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  
遠近 盡推此類可見 江氏楊子楊雄法言中語 朱子曰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  
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  
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  
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  
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  
心力  
張氏此於孟子書中偶舉見例欲人識讀書之法也讀書貴識  
大意有背理之遠而以為不泥文義者固大害事若滯泥不通



而以為理會文義則亦徒費心力如孺子侵鄭及舜完廩浚井  
二事孟子只是就事言事一取其不背師一取其善事父書中  
文義不過如此太泥字句反生支節以事君之道律庾斯以井  
廩得脫之故詰虞舜此中便有杓鑿處窒礙不通故格物窮理  
必歸之通儒也 茅氏泥文義上宋本有必字遺書無 將去  
聲萬上楊本無如字 二段皆以申明上文理會文義者又滯  
泥不通之意 朱子曰讀書專留意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  
可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  
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葉氏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為一義

施氏葉氏曰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  
泥為一義 張氏學固以類而推然有不類而實類者有相類  
而實不類者義各有所指耳安可徒以相類之故而泥為一義  
如泥為一義不知變通則字字相梗矣惟當觀其文勢上下之  
意意別則義自別義別則文之類者亦不類如充實之美說在  
已詩稱美刺說在人同一美字非同一解即此可見竊怪今人  
解書借彼影此徒知掠字句之形似模糊那撮反於本處意指  
如風馬牛急當以是正之 茅氏葉氏曰充實之美在已詩之  
稱美在人故曰不同 朱子曰如楊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到  
易又以剛配仁以柔配義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  
庸又以成己為仁成物為知此等須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



礙薛敬軒曰古人文字以數千年傳寫豈無一字磨錯必欲字  
字釋其義難矣朱子謂釋其可通者闕其不可通者又不可以  
不知也 按此條橫渠易說語錄中並有之但詩之美上多一  
言字美下多輕重二字 江氏朱子曰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  
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  
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  
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不相礙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  
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  
葉氏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  
不息此語最為盡易之道 張氏此言說經者要周遍精密窮

其指歸勿好高守約也陳忠肅公名瓘字瑩中隋王通字仲淹  
號文中子終日乾乾者乾九三爻詞文中子取此一句以蔽全  
易而瑩中愛之謂其說最盡又推到文王之所以聖亦只是箇  
不已若有合於夫子一言蔽三百之義也 茅氏瑩中陳氏名  
瓘宋南劍州沙縣人神宗朝進士為諫官後謚忠肅文中子王  
氏名通字仲淹隋末不仕教授于河汾其弟凝子福郊福時叙  
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終日乾乾易乾卦九三爻辭文中  
子以為學易之道無過于此而以之答繫師玄之問者也見中  
說周公篇此語最盡以下乃瑩中贊文中子之言  
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  
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



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葉氏學經者要當周遍精密各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  
其一語謂足以盡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施氏陳忠肅公確字瑩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  
不息此語最為盡易之道此言窮經當周遍精密不可籠侗  
求約也張氏程子以為凡經義中每章有每章道理不可通  
融如不論文義所指只管借其一語故意節節推上去則隨手  
拈取那一語不可通得而其實非也夫易之道廣大悉備非終  
日乾乾句便謂完盡無餘據此一句是說九三憂懼之地重剛  
不中欲使占者玩其象及時進德修業耳硬將此句推到不已  
一層又推到道一層推廣言之究極其義自然是盡只是論乾

之九三則有九三一爻的道理論全易則有全易的道理不得  
如此糝糊混看也今人看書心麓獵取大意終成廓落正坐此  
病茅氏自然上宋本有則字楊同乾乾是不已至自然是  
盡所以申明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之意只是理不如此所以  
結終日乾乾未盡得意數句之意朱子曰嘗見學者說詩問  
他關雎篇于其訓詁名物都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因  
言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便了却一部毛詩其他三百篇皆  
成渣滓矣沈元用問和靖易傳何處切要尹氏舉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八字李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嘗仔細理會便與  
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愚聞之悚然自此讀盡愈加詳細江氏



瑩中程子門人子曰者王通答或人之語 永按此言道理各  
有地頭經義各有指歸不可抗之使高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  
葉氏朱子曰天地之往化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  
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  
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張氏此取論語之言逝者  
示學者當切已體察也逝者是說天地之化斯是說水水是逝  
者一端然逝者之可指而易見莫如川流故夫子發以示人亦  
可以見聖心純亦不已之妙實與道體契合而學者所當時時  
省察無毫髮之間斷也故這裏須自見得 茅氏道之體體字  
猶云體質與體用體字別能自見得則無時無處而非道體之

所在也 朱子曰道本無體但因此可以見道之體耳又曰天  
下之物皆道之體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  
了得他

葉氏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施氏朱子曰天  
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  
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  
無毫髮之間斷也又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愚按程  
子之意要人反之於身實自見得道之體如此不可以一箇無  
窮便云了此義也故朱子又曰須見所以無窮始得愈見讀書  
要切已體察也 張氏繹字思叔程子門人因程子之言故有



見於無窮之義程子又云不可以無窮二字便了此義蓋往過  
來續必有以宰乎往來之中不二而不息者反之於身而得推  
之天地而準若只道一箇無窮莽莽蕩蕩終沒巴鼻故朱子亦  
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茅氏道並去聲 道言也  
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又曰只為張氏道  
得不親切故云然 江氏朱子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為渠道出  
不親切故以為不可 永按終日乾乾不可以盡易無窮不可  
以了逝者皆欲學者親切觀書毋以高遠浮泛之言籠侗說過  
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

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

葉氏說見論語 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  
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  
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 張氏此言讀書之法當反之於己致  
其實用方為有得也今人徒事口耳了無心得名為讀書其實  
不會讀書如夫子之言誦詩者不可鑒乎未讀詩時不曉風俗  
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未能溫厚和平長於諷諭則其不達於政  
不能專對四方固其宜也若既讀之後須是一面於風雅頌中  
思索義理一面反到自己身上體驗力行確然如此方算讀詩  
之益否則三百篇中並無一句受用何益之有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



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

葉氏同上 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張氏又引夫子之訓伯魚者以例之未讀周南召南則於修身齊家道理不曾理會固無怪於正牆面也到讀了後王道風化之本既已體認精察自可見之躬行何至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故必不為昔日之面牆方是讀二南有驗以此推之讀書之非尚口耳明矣 茅氏說並見論語 馮厚齋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之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不達之用章句之腐儒也

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葉氏讀書之法但反諸已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施氏此教人讀書之要法也學者讀書要句句反到自已身上來看依那書上做得出則我與書方相交涉意味漸漸浹洽一面思索義理一面躬行實踐這纔是讀書如誦詩三百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讀周南召南後便不面牆讀論語後便超凡入聖又是一箇人方是真讀書者若徒讀而不能行則雖讀盡十三經廿一史疲敝精神依然是箇俗儒竟與不曾讀一般其工夫甚可惜也 張氏看來讀書無他法只是既讀之後非同未讀之前此便是法如論語中教人做聖賢變氣質所以為人之道盡矣學者着實理會務要穿透入去湊到身上



來自然長進若未讀是這箇人讀了又只是這箇人便與不曾  
讀一般在費工夫豈不可惜反乎此則以我觀書可處處得益  
而有日新不已之功矣 茅氏朱子曰讀了依舊是這箇人蓋  
因不曾得他裏面意思書自是書與自己身心無干又曰如口  
裏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此便是不曾讀又如書說九德  
禮說九容處皆是 江氏葉氏曰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  
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一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  
葉氏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  
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已有益

此致知之法也 施氏葉氏曰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  
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  
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  
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已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張氏聖人之言  
無一字無下落處故凡看文字要逐字研究如論語言教民可  
即戎而約以七年言王者仁天下而定以必世言勝殘去殺而  
期於百年都非虛語當思其治效之遲速淺深以究其規模之  
設施次第了然胸中方為明體達用之儒而所讀之書實見其  
益此亦致知之一事也 茅氏以上并伊川語 或以善人教  
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為問而先生以此語之也葉氏曰凡觀聖  
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畧施為之方乃于已



有益此看文字之法也 朱子曰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  
有九年之食至孔疏則推測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  
得七年一世百年之類亦如此 江氏葉氏曰治效遲速淺深  
當究其規模之畧施為之方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葉氏外書 緊要謂綱領也 施氏外書 緊要處謂大頭腦

即綱領也如心性理氣之分合最緊要者苟有不同則學術從

此差矣此毫釐千里之謬斷不可不同者也 張氏解經可以

不同者謂文義也緊要處不可不同者謂道理也如心性理命

之旨道德綱常之要本領一差則學術都差若止字句之訓詁

意見各殊固無甚害夫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蓋子云吾於

武成取二三策朱子取胡氏春秋謂其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  
叙九法皆於緊要處留意也 茅氏外書下同 緊要處如道

體之大求道之方學術之邪正得失係焉故不可不同 江氏

外書下同 永按緊要對緩漫者言之謂有關緊處

醇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

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

葉氏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蓄書之肆而已 張氏尹

醇字和靖約要也為學最重讀書書是聖賢做過工夫開示後

人讀之體驗到身上來豈不受用然不必貪多務博須得其要

蓋義理根原本自貫通聖賢議論若合符節苟得其要之所在

此處透得過別處亦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若多看而不知



其要則如藏書之肆而已與書中意味有何交涉 茅氏焯他  
昆反 焯尹和靖先生名也楊子法言云好書而不要諸仲尼  
書肆也朱子曰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力來更看  
前半板直須看得古人意想出方為知其約也  
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  
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葉氏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  
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得 以上總論讀書之法  
以下乃分論讀書之法 施氏此言讀書貴知其約也讀書不  
知其約雖讀盡天下之書無益也聖賢道理只在身心身心之  
外無第二物反求之外無第二事何其約也凡書皆有一箇要

約處知其約而守之方為實得耳 以上總論四書六經而四  
書精蘊乃孔曾思益之微言道統在此學脈亦在此所謂六經  
之階梯尤不可不先讀者也但讀四書必須讀朱註蓋程子表  
章四書朱子又集先儒之說而成學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此  
朱子用四十年苦功發明孔曾思益之微言以續千載之道統  
學脈者也朱子云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  
不少一箇字又云若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  
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故薛胡羅高四先生俱以集註  
為重則凡讀四書者必須虛心細心熟讀而體之於身庶幾四  
書精蘊始可得而明也 以下分論讀經書之法 張氏因自  
道其生平之學以教之蓋讀書貪多有刻苦迫切之病有涉獵



鹵莽之病自然記不得故程子謂少時如此今都忘了是從前  
所學者非我有也須將聖人言語熟復玩習記之於心令其意  
味泱洽然後力行以驗其所知則所學在戒而由約可以觀多  
朱子謂陳正之初極魯鈍後却無書不讀其知約也夫 茅氏  
少去聲 玩味聖人言語不能力去行之雖讀盡古人之書入  
心記著終身不忘總與自家身心無干然不能玩味聖人言語  
入心記著則雖有所為亦私意苟且而已胡敬齋曰讀書一邊  
讀一邊便要去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亦可漸湊得  
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來始為不枉用功耳 朱子曰古人書  
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人方做得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  
尚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子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

東坡作李氏藏書記其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  
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書皆有印本寫亦厭煩所以  
讀書苟簡 葉氏曰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  
法愚按今本外書無此條 江氏永按尹子之學要約而篤實  
蓋終身守此言者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葉氏遺書下同 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  
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  
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無以融  
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施氏大學是四書六經底綱領朱  
子謂其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

如



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故初學入德之門無如此一書學  
者若讀得此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朱子亦自謂  
某一生只看得大學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以上論讀大學  
之法愚按大學一書未有朱子章句或問時此書難得明白既  
有章句或問學者若潛心玩味則大學亦易洞然但恐在口裡  
說過不曾實在自家身心上體認耳聖賢諄切教人不是為人  
作時文要人實實用功為修齊治平之事也如果實實用功則  
真西山之大學行義邱瓊山之大學行義補尤為填補大學之  
全書家修廷獻俱當盡心探究焉張氏此教人讀書之序大  
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而孰者先孰者後混  
淆不得倒置不得初學者最有依據故為入德之門蓋其規模

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  
於學者之日用論語一書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蓋天理人事  
精粗無二致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也孟子言學宗旨只  
是性善言王政之要只是教養二書自有要約處故朱子亦謂  
不先乎大學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益之精微不參之論益無  
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須先讀大學次讀論益茅氏  
遺書下同唐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而先生答之以此朱  
子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就此立定架子然後  
以他書填補教者實蓋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後方見  
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  
治國平天下事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益之



精微不參之語益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愚按後來  
如西山真氏大學行義便是朱子所謂就大學立定架子以他  
書填補教著實者也其所以不及治國平天下者以前此致知  
格物中于治平實政已都講明故此只須舉而措之不消更出  
也又人君所患在無修身齊家以上工夫如果能窮理正心以  
齊其家不患不行先王之道也故真氏獨詳齊家以上者以此  
江氏遺書下同 問初學當讀何書朱子曰六經語益皆當  
讀但須知緩急大學語益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益隨事  
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體統都具玩味  
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益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  
體已立矣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

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  
學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  
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  
宜讀之 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 大學  
是修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 大學如  
一部行程曆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到何處明  
日行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 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  
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著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  
仔細去看 論益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  
佳 論益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  
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 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



逐文逐章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天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段上理會也

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大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葉氏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張氏孔子折衷六藝以立言而孟子得孔子見知之傳凡所言者皆切於人倫事物當然之理而本於天命之性故天下道理盡於語孟學者先讀其書得其要領處則道理爛熟以之推明他經本末精粗無不洞曉如持丈尺以較長短用權衡以稱輕重其於事物必無差錯若未嘗讀論孟而遽欲窮他經猶無量之衡無寸之尺亦何所據以

統

取正乎故朱子用四十年工夫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訂定論孟集註正要學者仔細讀也

茅氏須先遺書作先須省所井反度待落反此因門人問聖人之經旨如何窮得而以此告之也朱子曰先讀語孟然後觀他書則如明鏡在此而妍媸不可逃不然則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

江氏朱子曰學者若先讀得語孟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葉氏甚生猶非常也

施氏甚生者言其絕好也

張氏論語所載多聖人與諸弟子問答之辭大約因其氣質而進之以涵養之功也讀者能設身處地於所問者如已之求釋其疑於所



答者如己之親聆其益則自然玩味有得推之以讀孟子亦用此法意味浹洽涵養之久將來成一箇絕好氣質甚生猶言絕好也蓋學之不能變化氣質者為其讀書不見真切耳虛心細心熟讀而體之於身當自見功 茅氏周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而程子告之以此甚生猶言怎生也洛中語陳定宇曰謂愚者明柔者強生出好氣質也亦通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江氏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非大幸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葉氏曰甚生猶言非常也

凡看語益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葉氏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張氏大凡讀書而終身無

所得者以書自書我自我也今人看語益且須讀之甚熟玩味

之久咀嚼出意義來直將聖人言語為切已之事勿作空言看

過方為善讀語益者蓋二書備詳致知力行之事大而君臣父

子小而日用事物那一句話不切於學者之身心學者看得二

書切已便終身受用不盡否則只作聖人說話震之諉之唇舌

應付釋卷茫然矣 茅氏儘子忍反古通用盡 玩味方得聖

人意思切已則于身心有益儘猶極也是也 朱子曰切已就日

用常行中著衣吃飯事親從兄盡是學問 輔慶源曰切已體



察則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  
 矣王伯厚曰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遂終身無暴  
 怒衣絮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  
 已省察如此江氏朱子曰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曾時  
 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如克已復禮與出門如見  
 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已與主敬行恕否件  
 件如此方有益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  
 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葉氏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  
 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倏然悟時聖

賢格言自是句句好施氏全無事者全無所得也張氏一  
 部論語幾樣讀法只因用功有淺深故其所見不同全無事者  
 全無所得也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  
 會便知聖賢格言自句句好好之者真知其味而必欲得之也  
 手舞足蹈則自得而樂之矣學者由喜而好以至於樂庶乎聖  
 人之意可得而見歟茅氏好去聲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  
 者此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倏  
 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江氏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  
 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葉氏不治而明言易明也張氏非謂治語孟便可不治六經



然六經之要旨備於語益先以語益為本肯中有箇丈尺權衡  
以此權度事理自是容易不治而明者猶言易明也 茅氏陳  
定宇曰語益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為功  
矣非謂真可不必治而自明也 江氏永按此猶前條以此觀  
他經甚省力之意其實治六經自有功夫朱子云語益功夫少  
得效多六經功夫多得效少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  
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  
葉氏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 張氏因概論讀經之法  
蓋聖人作經之意總以明道聖人之心總以先覺覺後覺聖  
人之所以至聖人總是能盡其性而無損於天命之本然吾之

所以未至者必行之未盡吾之所以未得者必知之未精就聖  
人身上一一體究又反於吾身一一推勘當有悟其所以然者  
勿作說話混過也 茅氏未至以行言未得以知言 朱子曰  
此段程子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只因不曾求聖賢之意纔拈  
得些小便把自己意硬放入裏面所以愈求而愈遠也  
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  
聖人之意見矣  
葉氏句句而求則察之密晝味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  
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  
矣 張氏句句而求則字辨句析不失之鹵莽晝誦而味則熟  
復不厭不失之淺嘗中夜而思則心理浹洽不失之扞格又平

如



其心不為艱險崎嶇之見只於明白正大上尋討易其氣不為  
好高浮囂之習即在切近着實中涵泳闕其疑不為穿鑿附會  
之解俟其融會貫通時發明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聖  
人之意即道也得聖人之意即知道也道者吾身自具之道亦  
天下事物當然之道有以知而得之則亦將至之矣是在乎善  
讀經者 茅氏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  
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捉教住如何得  
以上並伊川說 江氏朱子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  
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才拈得些小便  
把已意放裏面胡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問易其氣是如  
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

要刻畫百端討出來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之意又舉闕其  
疑一句歎美之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葉氏語益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麤畢備

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施氏葉氏

曰論益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

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張氏論益二

書自日用倫常至於天人性命自灑掃應對至於精義入神體

用兼明精粗畢備乃斯道之統會也讀之而不知道則章句訓

詁之學而已雖復博涉乎簡編之多終何益矣有志知道者宜

盡心焉 茅氏朱子曰知道是方理會得為入之道從此實下



工夫更有多少事但到此地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

處却待與整理過  
葉氏外書下同 施氏吳敬菴曰剩餘也猶言多也虚心涵泳

多讀而玩味之則覺得聖賢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若出於已口解說者恐於聖賢言外之意不能包括無遺也况乎游詞巧說

豈不大失聖賢之意哉 張氏剩餘也猶言多也聖賢語意包舍完滿後人一偏之見則未免有破綻處故讀語孟者只熟讀

精思則義理本周密而其意自足若出已見以語言自為詮釋

恐於聖賢言中言外之意不能包括無遺而反失之疎漏程子因自言昔日曾作論孟解後來思之又似剩剩者本旨尚有餘於所解之外也故卒不復為只將先儒舊解其中有些錯會處待與整頓使勿復錯而已其餘不敢復贅古人之慎於解經如此世之管窺蠡測妄竄古書者其不大失聖賢之意也矣希

茅氏剩時正反些思計反 外書下同 吳氏曰剩餘也猶言多也虚心涵泳多讀而玩味之則覺得聖賢言語意味深長若

只以語言解著恐于聖賢言外之意不能包括無遺也所以意便不足 江氏外書下同 朱子曰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

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決洽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決洽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決洽



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葉氏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  
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氏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  
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論讀語孟之法朱子只取程子八條而讀法已盡朱子又用四  
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訂定論孟集註只要  
學者仔細看也薛胡羅高四先生真能仔細看者故其所論於  
程朱有亦足以發之意蓋天下道理盡於論孟尤切於學者身  
心日用之常苟能深求玩味切已體察則胸中有箇丈尺權衡  
以此權度事理自然不差而自家氣質亦涵養得絕好一生受

用不盡也故學者當以此為本熟讀之而喜而好以至於樂則  
聖人之意庶幾可得而見矣聖人之意即道也得見聖人之意  
即知道矣論孟中凡言道者皆謂人倫事物當然之理而本於  
天命之性即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乃二書中最緊要處人能依  
九先生讀書之法而向身心上體認則日用之間無非天  
理之流行矣張氏聖人之道隨處皆有妙義都要一一理會  
俟其融貫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若欲於語孟中擇其緊要者去  
看固亦是好然揀擇關湊未免有得此遺彼之病義理單薄縱  
有所得終不浹洽如喫飲食者擇味下筋腹必不克惟釋氏徒  
主空寂一見了便無剩義可再推求吾道則不爾也朱子曰此  
是程子答呂晉伯之問其後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



學去 茅氏朱子曰此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  
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使周匝通貫  
無些窒礙方有進益 輔慶源曰人纔只將二書緊要處看便  
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事者蓋姑取  
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于偏枯蹇澁  
豈復有優游厭飫貫通決洽之意 江氏朱子曰此程子答呂  
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  
須逐一去理會使通貫決洽 論語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要  
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中可刪者多矣聖賢言  
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大故有說得易處  
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  
象

葉氏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者學者於詩吟哦諷  
詠其性情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  
浴沂詠歸之氣象 張氏詩三百篇抑揚反覆皆出於人情之  
不容已學者吟哦諷詠使其性情油然而勃然涵養條暢於道德  
之中歌慕鼓動而不自知便有曾點浴沂詠歸之意蓋曾點是  
見得性分之內萬理畢具其樂無窮故夫子與之學詩而有所  
感發興起則天地之大品物之細寓之於目觸之於心洋洋洒  
洒豈不有此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冷



葉氏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張氏夫人學詩而能興者良以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最可以感  
發人之善心吟咏之間鄙吝既消性量自廣覺得天理周流汪  
洋浩大觸處皆此意象詩能理人性情如此 茅氏本註性情  
宋本作情性點下一本有也字又曰興于詩下葉本大字無本  
註字 朱子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則他經皆然獨以為興于  
詩者以詩自有感發人處故也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為諸  
儒注解局定興起人善意不得游氏曰興起善意如觀天保之  
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  
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詩則夫婦之經正矣晉王  
褒有至性而弟子至于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于此可見

矣 鄭漁仲曰詩自齊魯毛韓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  
又立之學宮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學日微曹操平劉表得  
漢雅樂即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  
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  
得惟鹿鳴一笙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  
作者是也至晉而鹿鳴一篇又無傳矣又曰得詩而得聲者三  
百篇則繫于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  
祈招之類無所繫也朱子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  
說所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  
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然後作語言去合  
那腔子却是永依聲也豈不是倒了古人是以前樂去就他詩後



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江氏本註 朱子曰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  
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  
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他書昏然古人  
獨以為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  
正是被諸儒解殺了興起人善意不得今且先置小序及舊說  
只將元詩虚心熟讀徐徐玩味彷彿見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  
將去方有感發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  
自足以感發善心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  
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昌云能

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歸於  
正也

葉氏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  
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 張氏  
此以明道之善言詩為學者讀詩之例也詩之為教往往以有  
盡之言寓不盡之意拘其義類泥其字句便少滋味故明道先  
生善言詩不在逐處解釋但將詩中文義從容玩味恬吟密咏  
自有天動神解之妙即如衛風雄雉之篇所云瞻日月而憂道  
遠者彼第將四句吟哦一番徐曰思之切矣所云勸德行而戒  
伎求者彼第用個終字又將四句吟哦一番遂曰歸於正也矣  
字也字呼應頓挫而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悠然自見於言外



學者當就其神思遐曠意象渺茫之中想見其所以言詩之妙  
不然此二句盡人曉得非先生初解也 茅氏曾音層行去聲  
瞻彼日月八句詩衛風雄雉篇之辭蓋明道嘗誦之以教學  
者而謝氏特引之以見明道善言詩之意思之切者發乎情也  
歸于正者止乎禮義也慶源輔氏曰思之切而不歸于正便入  
哀傷淫佚去也何氏子恭曰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  
吟哦上下諷咏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  
又云伯淳常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  
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葉氏外書下同 點撥猶沾綴拈撥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  
熏炙之也 張氏此亦上段之意多着訓詁非鑿則滯明道不

下一字訓詁只轉換一二字於血脉疾徐唱歎高下之間拈撥  
出來便使作者之精神與讀者之精神兩兩活現忽然省悟這  
段妙境親炙其下者聞其警效真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  
趣雖極魯鈍亦能領取謝上蔡蓋真有得於親炙者故不覺又  
欣然曰古人所以貴於親炙之也親炙言親近而薰炙之也愚  
謂凡讀書者曉用明道點撥之法便是會讀書凡作文者曉用  
明道點撥之法便是好文字何獨說詩為然乎 茅氏此條宋  
本及楊本與上分為二但按此以又云字起恐不得另作一條  
今姑從近本併之點平聲末句又曰之又諸本及外書並作石  
今據上蔡語錄改正然按謝錄中曾恬天隱所記有石問孟子  
盡心知性一條疑石係人名不書姓或即謝氏之子歟而游定



夫撰謝氏墓誌已亡不可考矣 點撥地宋時方言點點撥撥  
招取地俗語助也陳氏曰烝民詩四句孔子只就中添四字滄  
浪之歌只換兩斯字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明道說詩正得此  
意薛敬軒曰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撥念過蓋得明道言  
詩意也王伯厚曰魏太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  
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  
兄弟同食可謂興于詩矣李昉和伯自言吾于詩甫田悟進學  
衡門識處世此可為學詩之法 江氏外書下同 朱子曰讀  
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  
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葉氏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張氏興觀羣怨詩  
之益備矣看詩則已之真性情流露必能變化氣質長一格價  
故不可以不看詩 茅氏長張丈反格下近本或無價字 朱  
子曰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始有味明敏人不如如此看亦無所  
補至鈍人能如此看亦隨淺深而有所見也 江氏朱子曰讀  
詩便使人長一格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  
然興起人意處只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  
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葉氏詳見孟子 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  
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施氏以上教



人讀詩之法詩人性情寬厚和平故讀詩者貴乎優游涵泳以  
意逆志不可以艱險急迫之心求之明道先生善言詩亦只是  
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此即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  
之意也朱子教人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妙不容言  
不可強自立說妄於名物上尋求義理故薛胡諸公皆守此訓  
讀詩而有自得之妙且謂朱子詩傳一洗從前之陋尤宜細玩  
又以三百篇中道理無不備學者欲擇善而固執之莫切於此  
然則詩之為教有興觀羣怨之大益全在善學者諷詠而玩味  
之也張氏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恐單泥一字之解有  
害全句之義也程子因申其說蓋詩有律有韻句法字法長短  
難以參差多有暗藏曲折處故解詩者不得端拈一字解之却

須遷就其說始行得也如大雅文王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  
豈不顯乎是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矣此類  
可以例推茅氏為去聲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葉氏  
曰言周家豈不顯乎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江氏葉  
氏曰詩言周家豈不顯乎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  
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  
君

葉氏遺書下同施氏以上論讀書經之法蓋二帝三王治天  
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讀之者難得胸臆如此之大然讀之  
得法則胸臆如此之大亦不難也嘗讀蔡九峯先生集傳序曰



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  
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  
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  
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  
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  
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  
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因而存此  
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  
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  
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果如九峯所  
云則此心與天地同體與天地同用豈不大乎必以此熟讀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方可得其指意之大畧也張氏書以  
載帝王行事而道即存乎其間不可徒作文字觀也看書者須  
如親當其時親為其事要見帝王之道之所以異又見帝王之  
道之所以同如堯典舜典二篇其文無多而堯之治民舜之事  
君已具見矣必於讀之之時詳察其所以然則異日之事君治  
民自可本所學以應之至於讀謨誥訓誓皆當如此此家修廷  
獻之資也茅氏遺書下同朱子曰唐虞三代事浩大濶遠  
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熟讀豈不見湯之心江氏遺書下同朱子曰此大槩說讀  
書之法而已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堯  
典都是治民事舜典都是事君事然亦是治民事或曰若論堯



舜治民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  
 麤一哀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早說本便遺却未  
 葉氏中庸子思所述而傳之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  
 於脩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  
 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  
 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雜說本而遺其末則亦  
 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 施氏以上論讀中庸之法  
 蓋中庸一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  
 書以授孟子至孟子歿而遂失其傳焉迨程子兄弟出始知表  
 章此書謂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

二家似是之非朱子蚤歲竊疑至於沉潛反覆有年而後一旦  
 恍然有以得其要領於是會眾說而折衷之定為章句或問以  
 教天下後世之學者當年未有章句或問之時中庸甚難讀今  
 既有朱子章句或問矣凡講學明道者當以讀中庸章句或問  
 為入門第一要功若不於此熟讀精思則程子續夫千載不傳  
 之緒與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者俱茫然不得其著落而朱子所  
 謂得其要領者亦不知其何所指矣 張氏道之體用相涵本  
 末高卑原自一以貫之安有精粗之間乎故惟中庸一書乃孔  
 門傳授心法而子思述之以傳於孟子者其書所言雖多雜記  
 非出一時渾成說話却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始言一理中散  
 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



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則本之於達道達德言治  
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可謂高卑畢陳本末兼該令讀之者想  
見斯道本然流行之妙非如後人之書語高而遺其卑語本而  
遺其末淪於空虛而不識天下之大本達道者也故學者必會  
其極於中庸焉 茅氏真西山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  
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  
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夫性之善必能篤恭  
而後造無聲無臭之妙未嘗使人馳心幻冥而不盡其實也  
江氏永按中庸語道高卑本末皆兼之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葉氏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

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 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  
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  
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 張氏  
此程子自序易傳之所以作欲人由辭得意而盡乎變易之道  
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則之而畫卦爻故名其書為易見  
所以變易之故皆出於陰陽之道之當然而此書之所由作總  
以教人體卦爻之變為隨時從道之方耳朱子曰如乾初則潛  
二則見之類是也若非天地間本有許多底道理易何為作哉  
茅氏傳直戀反下此傳所傳同 易乾鑿度孔子曰易者變  
易也不易也鄭玄曰易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  
易三也朱子曰易有交易有變易交易是陽爻于陰陰爻于陽

變書

完

乾



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  
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  
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  
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  
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又曰程  
子以易為人事之書故云然  
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  
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  
葉氏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  
施氏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就  
也張氏天下之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內是以

其為書也就中所含蓄言則極其廣矣就外所包括言則極其  
大矣廣大悉備皆本於太極兩儀繼善成性之自然是順性命  
之理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得其晝夜上下南北高深之所  
以然是通幽明之故也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是盡  
事物之情也先天下而開其物使知之明後天下而成其務使  
行之就是示開物成務之道也惟順故通通故盡盡故有以示  
之聖人恐後世不順其理不通其故不盡其情而物無由開務  
無由成故數聖相承而共為一書其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後之  
讀是書者其可不加意乎 茅氏此一節言聖人作易之大旨  
也  
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



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葉氏沿流而求源謂因言以求其意也張氏今之時去義文

周孔雖遠而其遺經固在也神而明之吾儒之責然而前之儒

者不得其意妄為詮釋使後之儒者徒誦其言反失真義自秦

以來蓋斯道之不傳久矣道無終息天生程子千載傳燈斯文

在茲故心焉悼之不忍其湮沒沉晦後人無從講習用是不能

自己將使後人循流而至於原因作為傳以發明之蓋心聖人

之心者也沿流求源即下文所謂由辭以得意是也茅氏而

忘之而宋本作以湮伊真反沿夷然反此一節言後人失易

之旨而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沿循也流即下文所謂辭也源

即下文所謂意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

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

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葉氏尚尊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

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厲死咎之類

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

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

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

皆其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施氏尚

尊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

刻



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厲无咎之類是也辭  
 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  
 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  
 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  
 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張氏約言作傳  
 大意無非與聖人之道相發明聖人之道四者即下辭變象占  
 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  
 風水火之類占者吉凶悔吝厲无咎之類尚取也謂專用之也  
 辭者言之則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故以動者尚其變  
 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是辭  
 變象占皆有所尚而天道之吉凶消長人道之進退存亡繫辭

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故推辭可以知變而象非辭則象無由  
 明占非辭則占無由決是象與占亦皆不外焉讀易而不得其  
 辭聖人之意其不可得而見乎茅氏長張丈反易有聖人  
 之道五句易繫辭上傳張南軒曰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  
 者尚之則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  
 其動無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  
 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  
 之神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  
 變合變象說朱子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  
 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此以下言學  
 易者當于其辭求之而其意可得也

後書

七三

經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  
葉氏玩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理臨事而觀變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占皆具於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  
氏玩習也謂觀之詳也惟其變與象占皆具於辭是以君子之於易也在平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以求盡乎卦之理統全體而言之也到臨事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各盡乎爻之用指一節而言之也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因一時所值之爻究之動由於居占視乎辭

故辭不可不得也既得其辭而不達聖人作易之意者猶或有之若不得其辭而通其意則斷乎無矣人當逐卦逐爻向尋討務使其辭可以見之行事應接之間也  
茅氏居則觀其象二句見易繫辭象傳祭節齋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用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  
葉氏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眾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

好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  
葉氏玩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理臨事而觀變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占皆具於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  
張氏玩習也謂觀之詳也惟其變與象占皆具於辭是以君子之於易也在平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以求盡乎卦之理統全體而言之也到臨事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各盡乎爻之用指一節而言之也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因一時所值之爻究之動由於居占視乎辭

故辭不可不得也既得其辭而不達聖人作易之意者猶或有之若不得其辭而通其意則斷乎無矣人當逐卦逐爻句句尋討務使其辭可以見之行事應接之間也  
茅氏居則觀其象二句見易繫辭象傳祭節齋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用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

葉氏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眾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



之禮 施氏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  
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  
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象  
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達乃可行耳典  
禮者典常之禮 張氏蓋有象斯有辭有理斯有象理至微未  
形未見者也象至著已形已見者也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  
用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理中有象是體用一源也象  
中有理是顯微無間也知其一源無間則觀於理可以得其會  
觀於事可以得其通而日用之常於以流行矣蓋理之所聚易  
生窒礙於會處得通故可行也典禮者典常之禮也其理則於  
辭無不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仔細理會俱有下落而不

善學者昧昧也 茅氏問去聲 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  
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  
象中有理是無間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  
具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觀會通句見易  
繫辭上傳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眾理會處  
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  
常之禮 按尹和靖受易傳序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  
所見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似太洩露天機也伊川  
曰汝看得如此甚善某亦不得已而言之耳蓋伊川易傳只就  
用之顯然者言之而其本體之精微處即在其中顧恐學者之  
習而不察也故著此二語程子示人之意可謂深且切矣然延



平李氏又以為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見得此語之切要學者又不可以不知也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葉氏文集下同 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施氏文集下同 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於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此伊川先生自序作易傳之所以然也夫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何謂隨

時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意味無窮使人句句有用可以見之行事應接之間此理甚明而不善讀者反味味也昔沈元明問於尹和靖曰易傳何處是切要和靖答之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朱子嘗舉此問李延平先生先生曰和靖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說此豈不悞他朱子聞之悚然自後讀易傳更加詳細由此觀之伊川先生要人由辭以達意則讀易者不可忽於近須先逐卦逐爻熟讀精思然後再講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話

以



庶幾豁然貫通而無疑也 張氏學之善者必須自用以觀體  
自顯以推微是欲求聖人之言者未不自其辭之近也若以  
其辭為近而易之則不可以學易非能知聖人之言者也故今  
日所傳正不敢忽近而務遠祇因聖人所繫之辭而發明之若  
夫由辭得意擬之議之以成其變化則在乎人焉雖聖人不能  
舉以詔天下後世也夫聖人憂後世之耳目心思不知天地萬  
物之情而為卦爻之辭以開示之程子又憂後世之章句訓詁  
多失聖人設卦觀象之辭而作為易傳以發明之同一憂患之  
深心也 茅氏易音異 文集下同 朱子曰求言必自近乃  
程子喫緊為人處學者深味此意就眼前切近處潛思默契皆  
自有高深遠大而不可窮者矣 王伯厚曰馮當可謂王輔嗣

蔽于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于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  
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廢然伊川往往  
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  
文辭離散之間故其悞十猶五六 江氏文集下同 朱子曰  
陰陽有相對而言者有錯綜而言者伊川言易變易也只說得  
相對之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之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  
此二意 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曰易之所以變易  
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  
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  
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  
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



之易其理則謂之道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  
可以求其源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  
說話難說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之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  
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 此序無一字  
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  
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 自理而觀則理為  
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  
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 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  
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  
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

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  
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 體用一源者體雖無迹中  
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  
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 體用是物物而  
不相離故可言一源 有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  
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延平延平  
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  
方始說得此話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  
而無所礙處 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  
辭謂卦爻之辭 欲理會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



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薦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  
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今學者却於辭上看  
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 問易傳序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  
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求言必自近易於近  
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緊為人處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  
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  
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葉氏本註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  
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張閔中見程氏門  
人錄易有大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

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  
其中此學易之要也 張氏此言理為象數之本不可尋流逐  
末也張閔中程子門人易傳既作而其書猶未傳閔中必勸使  
速傳故答言易理難盡自度已之精力尚健日就月將學與年  
長冀有進益再可改訂又來書之意以為卦爻由圖畫而設易  
之義起於數而不知非也易有太極大極者形而上之理也是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極數知來之道備焉理無  
可見聖人作為易象者以明理也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象以  
知數是理居象數之先而為易義所由起得其義則象數俱在  
中矣故以易之義為起於數者其說非也 茅氏本注理無形  
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

以



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易傳之傳直應反觀音冀則非上葉本  
無謂義起于數五字今從文集及諸本增而知之而葉作以見  
音現 張闕中見伊洛淵源錄云不詳其名字時易傳成書已  
久學者莫得傳授張闕中以書問先生且曰易之義本起于數  
故程子以此答之其後先生寢疾始以授尹焞張釋云然按史  
又謂焞至闕得程氏易傳十卦于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于  
其婿邢純拜而受之則又似非程子親授者又按楊中立易傳  
跋云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  
足以其書授門人張釋未幾釋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  
本政和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于京師示予錯亂重複幾不可  
讀東歸待次毘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據此則程

子臨終時但以授釋未嘗授尹氏與史傳之言頗合則淵源錄  
所言或傳聞之誤 朱子曰程子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  
固是如此然沂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  
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 江氏永按程子云易傳  
已成書但遂旋修補期以七十其書可出 本註理無形也故  
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  
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伊川晚年文字直是盛得水住 晚  
年所見甚實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 易得其理則  
象數在中固是如此然沂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  
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



之所務也

葉氏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張氏若以為義起於數則耳目有限思慮未周懸斷臆測而必欲窮其隱微盡其毫忽是不務求其本而為尋流逐末之見如京房郭璞之流乃術家所尚豈吾儒所務哉要之理象數三者原不相離探其本則末不能外測其末則本恐有遺此程子意也茅氏隱微象之難見者也毫忽數之難知者也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言細微之至也術家如京房郭璞之類是也江氏朱子曰以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伊川說象只似譬喻看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

曉他不出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象上推求道理不可為求象不得便喚做無如潛龍便湏有潛龍之象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却輕之不問似此處却問過了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葉氏易傳下同夬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張氏時有盛衰勢有強弱知時識勢唯變所適此學易之大法蓋時勢皆道之自然知時識勢則變易以從道正所謂時中也茅氏易傳下同夬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朱子曰如乾卦雖云大通然初



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此等處最是易之大義易大抵于  
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時勢如此錢純  
老曰下繫謂六爻相雜惟其時物言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  
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  
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于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  
也朱子曰下繫謂乾至健而知險坤至順而知阻險是上視下  
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下視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蓋易要  
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有險阻而冒昧前進是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豈易之道耶他卦皆然如需卦之類可見愚謂  
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江氏易傳下  
同 夬九二象傳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  
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葉氏乾下艮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  
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  
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  
也 張氏此取大畜卦爻以明識時勢之義也乾下艮上為大  
畜大陽也畜止也乾之三爻皆為艮所畜故以四畜初以五畜  
二初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時不利於進勢又必不能進也  
四五兩爻皆柔所應初二皆剛似當以初二為善四五為邪乃  
謂陰柔足以止剛者蓋畜之時主乎止而四五位據乎上又有  
可以止之之勢則其象為以柔善而止夫剛惡也學者不識此



意必昧進止之宜至於犯災取尤而不足以得喜集慶矣故時  
 勢為學易者所當深識也 茅氏大畜九二象傳葉氏曰乾下  
 艮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于  
 進又俱位乎下勢自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者以畜  
 之時在于止又位據乎上勢自足以為止也 呂氏曰康節謂  
 孟子雖不言易然如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及禹稷顏子  
 易地皆然之類非精于易道者未可與語于此 江氏葉氏曰  
 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弱不能進也畜之時在於  
 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  
 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

於九二六五可見

葉氏震卦六五傳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為  
 內卦之上四為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  
 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  
 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  
 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  
 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  
 三年之憊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為歉也正者天下之定  
 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  
 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張氏葉平巖曰二者內卦之中五者  
 外卦之中皆中也三者內卦之上四者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



又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則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於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亦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德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為歎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者隨時而得其正故中之義重於正於九二六五觀之可見也葉說備矣 茅氏當並去聲 震六五傳朱子曰程子謂中重於正固也然須以正為先如人為一事必先剖決是非邪正而後就是與正處斟酌一無過不及之理所謂中也若不

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乎又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

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却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正未必中也又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了些便非中節中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然父子之間不責善則是正不必中也蔡虛齋曰宋教文閣直學士李椿有云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當位而辭多艱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辭多吉者蓋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寶易爻之通例楊泳齋曰九居二六居五雖非正也而各得其中則為剛柔之相濟故多得其吉焉然訟之九二而患至撥井之九二而甕敝漏豫之六六而貞疾離之六五而出涕是又當以其時而言之胡敬齋曰卦爻固以中正為善又必



有正應方可有為蓋中正則才德不偏有正應則君臣相遇方  
可以成天下之治 江氏震六五傳 朱子曰中重於正正不  
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 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  
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  
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是中則未有  
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不  
合乎中 言中則正在其中矣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  
正則未必能中也如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  
非諸子所及也 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  
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則不中 中須以正為先若不  
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

當賞然後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又何輕重之云乎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  
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  
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葉氏遺書下同 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為君四近君亦

可以為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張氏胡瑗字

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為君位四近君故解作太子而程子云亦

不妨然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只看人如何用之耳若

占者所處之地當此爻則可以此爻做此地位如當儲貳則做

儲貳使亦不害但聖人作易稽實以待虛一卦一爻足包無窮

之事不要只以一事拘定說若太拘執則三百八十四爻難道



只做三百八十四件事其餘都推不去蓋他書是元有這事方  
說出這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托都說在這裡故曰不可為  
典要又曰惟變所適 茅氏也近本俱作了 遺書下同 朱  
子曰伊川此說極好然其所作易傳却不免是三百八十四爻  
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用也又曰天下之理若正言之則止  
作一事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時隨他甚事都應得如泰之初  
九若正說引賢進用便只是引賢進用惟以拔茅茹之象言之  
則其他類此者皆可應也按宋志胡氏有易解十卷又口義十  
卷繫辭說卦三卷今口義存 江氏遺書下同 胡瑗字翼之  
號安定先生 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朱子曰易不可恁  
地看易只是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

言者若只將乾九四為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  
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  
四事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  
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亦可用  
事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  
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恁地  
說 問程易說理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  
云云其說也好似他解時依舊只作三百八十四般用 程子  
解乾九三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程子笑胡安  
定以九四為太子云云此說極是及到他解易却又拘了要之  
此是通上下而言君臣父子以至事物莫不皆然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張氏奇偶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只是陰陽錯綜交換代易而所處之時既異其用亦因以異故看易且要知時知時則隨各樣人隨各樣用不能強同而無所不通非謂一爻只當得一人用也即所問坤卦固是為臣之事難道厚德載物人君不用得着推之六十四卦皆可相通在人神而明之耳 茅氏以上並伊川語 厚德載物坤象傳本文作坤厚載物問程傳將三百八十四爻作人說恐道未盡否朱子曰也得但不可執定作

人說有以事言者有以時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以初終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值而看皆通所謂易不可為典要也又曰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此說得最好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蔡虛齋曰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坤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義此有隨時而順之者有隨時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在學者細察之 江氏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朱子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義



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 伊川有  
 一段云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說得好及到逐卦解釋却分作聖  
 人之卦賢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者古何嘗有此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葉氏反覆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類上下如咸恒之類  
 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為易也 張氏反覆往來上下  
 者陰陽之義在卦有之在爻亦有之在卦則反復者如姤復之  
 類往來者如賁无妄之類上下者如咸恒之類在爻則反復者  
 如陰陽之變各得其位之類往來者如陰陽自某卦往某卦來  
 之類上下者如承乘比應之類蓋反復往來者變易也上下者  
 不易也易中只有此二義 茅氏明道語外卦曰上曰往內卦

伏

曰下曰來故泰曰小往大來否曰大往小來咸曰柔上而剛下  
 恒曰剛上而柔下睽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又卦變亦有自某  
 卦來之說如朱子本義泰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否自  
 漸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蠱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  
 上上下下之類反覆者即往來上下之反覆也如乾下坤上小往  
 大來而為泰坤下乾上大往小來而為否之類是也然則六十  
 四卦無一卦無往來上下即無一卦非往來上下之反覆也但  
 其中如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卦反覆觀之止成一卦  
 餘五十六卦反覆觀之遂成兩卦耳朱子曰乾坤坎離大過頤  
 中孚小過八卦為正對其餘五十六卦皆反對正對不變故反  
 覆觀之止成一卦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 江



氏朱子曰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易是互相轉易之義觀先天圖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東本是陽西本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輔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是指此否曰看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說都不曾去問他 葉氏曰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葉氏外書下同 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 張氏天地間別有甚事只是陰陽兩個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

不得故聖人作易以示人大無不包細無不該自乾天地離明坎幽之類以至於說卦中稱名取類如昆蟲草木之微物莫不有合者陰陽本於太極其理本一貫也 茅氏昆公魂反又如字 外書下同 昆同蠃蟲總名鄭康成曰昆明也凡蟲得陽而生得陰而藏故謂之昆蟲高氏曰互古互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又曰知易者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卦也靜觀真有趣耳 江氏外書下同 葉氏曰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原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



得也

葉氏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昏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  
 為得也 張氏天下事變易之中有不易底道理蓋有這理方  
 有這事不是人力穿鑿來者自是添減不得今人不識此意只  
 於易之卦象辭義巧為穿鑿空作一場念過若念不熟以意添  
 減如不知兀子之方圓平直易其常制都不知覺矣若識得則  
 一物有一物制度事理有一定恰好必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  
 為得也事可添減理那可添減得 江氏葉氏曰學者當體此  
 意使於卦象辭義昏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棟難底  
 問

葉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  
 答而直攻其心欲使反已而致思也 張氏陰陽不測之謂神  
 易大傳文張子曰兩在故不測而朱子本義引之言即陰而道  
 在於陰即陽而道在於陽此其所以無方而變化不測也當日  
 未經張朱之解義本精深故以此為問伊川微窺定夫之心未  
 曾深思率爾請問故不答而直攻其心欲其反已致思也蓋疑  
 了後問一與之語鬱而能通便渙然永釋久必不忘自是切問  
 若棟擇來問心沒緊要口頭搬弄縱與之言過輒忘了那有實  
 得 茅氏棟通作簡 陰陽不測句見易繫辭上傳棟選擇也  
 朱子曰棟難底問是當不答且使之熟讀聖賢明白切實之  
 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工夫方有益又曰亦有泛然之問畧不



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若隨其所問率然答之非惟  
于彼無益而答之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 江氏有問盡性至  
命者朱子不答云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  
神伊川云云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且要將聖賢言語  
次第看得分曉自然知得 葉氏曰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  
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直攻其心欲使反已而致思  
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葉氏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施氏  
以上論讀易之法夫易準於天地本於日月極變化之道以開  
物成務者也然其初只有伏羲卦畫而已自文王繫彖周公繫

爻孔子作十翼而象占與義理至是大備故謂之周易秦漢以  
來諸儒各以私智小慧窺測四聖之書而易之本旨不傳矣迨  
宋伊川程子作易傳專主孔子之義理康節邵子推卦畫專主  
伏羲之象數紫陽朱子則合程邵之易融會貫通以達乎四聖  
之心各就本文消息而象占之蘊象爻之義乃始如日月之中  
天焉蓋易之廣大悉備原不可以一端盡故象以立易之體占  
以盡易之用體立而眾理兼該用行而庶務隨應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自一身之動靜以至天下國家之休咎其理無不具而  
轉移氣數之道無不周苟能會卦爻本意則亦不妨當此時居  
此位作此人也故為窮理致知之學者既讀中庸以探天道之  
本原則於四聖之易不可不潛心熟讀而精思之也然欲考究



四聖之易必從程子易傳朱子本義而人方得極深研幾隨時  
變易以從道之要旨也 張氏易理無窮經數聖人而後成書  
包含天地萬物今雖熟讀精思作為易傳豈遂了無餘義俟後  
人推求故只說得七分蓋理本生於人心加一番體究必更一  
番明透亦是虛心亦是實話 茅氏程子恐學者拘守傳說不  
復體究故云然非謂于此外別有要妙而欲學者自得之也尹  
氏曰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  
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  
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  
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江氏永按此程子不自足  
之意然義理無窮非可以言盡故朱子又有本義以補程傳之

所未備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  
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  
地道平

葉氏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為之制節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植佃

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弟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

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

道平 張氏此程子自序春秋傳之所以作欲學者因此以極

聖人之蘊復三代之治也春秋一書即人事以明天理本天理

以行王道故程子從天之生民說起見天生蒸民篤生一首出

庶物之才界以君長之任則必無歎於君長之道而後無負於



天生民之意故為之制節謹度以息其相爭相奪之風道在有以治之為之播植佃漁以遂其相生相養之業道在有以導之為之庠序學校以盡其人倫物理之常道在有以教之三者具矣建極秉彛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三極之道盡焉非甚盛德孰克當之 茅氏劉質夫傳春秋程子以為不盡本意故欲更為之而書未及竟莊公後解釋多殘缺今見經說中序文則崇寧二年作也或問伊川春秋傳朱子曰中間有說得極好處如說滕子來朝以為滕本侯爵服屬于魯自貶降而以子禮見魯則貢賦少力易供程沙隨之說亦然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為決然之論

因時而立政

葉氏以大聖人之資豈不能一旦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為惟其時而已 張氏溯自洪荒之世草昧初開而天知生民之道不可不著為政也是以堯舜而上代有聖賢漸次開闢相繼為治夫以聖賢之姿得一人焉已可盡生民之道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風氣各有所宜聖人亦順其宜而已誠以人事準於天道不先天以開人而當其可之謂時各因時以立政也是故平地成天六府三事萬世之治自堯舜始 茅氏上上聲 隨時有作謂隨其時而有所制作也天謂氣化也朱子曰先天謂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如耕獲菑畲之類與文言傳之先天不同



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于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

葉氏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張氏風氣日開規模日廣故自堯舜以下帝降而王夏后商周聖人迭興議禮制度考文三重之事既已備具如天開於子周建子為天正地闢於丑商建丑為地正人生於寅夏建寅為人正皆本三才為更始則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皆本仁義為致用則人道備矣此以上言二帝三王順天應時盡其君長之道而道在於上則其事行者也茅氏三重說

見中庸程子本鄭氏說謂三重為三王之禮與朱子章句不同人道備承忠質文更尚而言天運周承子丑寅建正而言朱子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于文義皆不通唯呂氏之說為得今中庸章句因之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

葉氏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為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妄為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為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制度蓋極言世



變之不復近古 張氏若夫三代而下王者迹熄世遠言湮雖  
有銳意復古之君無所考証未免私意妄為而於先王之道未  
必有當其尤繆者秦建亥為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則於三  
才之更始者謂何而天運失其序矣其尤悖者漢以智力把持  
天下謂漢家自有制度則於仁義之致用者謂何而人道失其  
正矣世變日甚彼豈復知二帝三王之道有心斯世者不得不  
引為已責矣 茅氏秦以亥月為正自謂水德欲以勝周也漢  
專以智力持世故禮文制度悉襲秦舊無復三代之遺風也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葉氏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  
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羞謬參諸天地而無違悖  
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  
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 張氏夫子生當周季有出類之  
才無君長之任不得已作春秋假魯史舊文立百王大法上接  
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中庸所謂不謬不悖無疑不惑者於  
是乎在蓋天地鬼神同此理三王百世同此心而道在於下則  
其說長者也 茅氏胡敬齋曰春秋乃孔子因當世之事一一  
處置從天理上去堯舜三代之道具見于此又曰讀春秋便見  
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中  
國蠻貊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于天道人事無不明備故曰



為百王大法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葉氏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權與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祀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舜舜樂

蓋盡善盡美者也

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

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為據張氏贊助也游夏於聖門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胡文定所謂筆則筆削則削皆裁自聖心而游夏不能與焉者也顏子幾聖人之道故嘗聞之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程子引以為據茅氏與音預游夏不能贊一辭見史記孔子世家問此謂顏淵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



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為據又曰四代之禮樂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之書是以惡者為戒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葉氏春秋大義在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功利正中國而外

夷狄之類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隱義各以其時措從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灾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政謂此也張氏未筆削之春秋一國之史也既筆削之春秋天下萬世之經也後世不察亦僅以史視之謂



義主褒貶而已而不知其為經世大法也春秋之大義可炳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尊內攘外貴王賤霸扶陽抑陰如此之類不過數十乃易見耳唯其迹有所嫌不得不微其辭微而未嘗不顯事有所諱不得不隱其義義隱而愈所以彰以時措之悉合乎宜此非明曉通貫不能深知其意也蓋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或有功宜揚而反抑之或有罪宜誅而反縱之或功猶未就而先予之或惡猶未著而先奪之或本尊也而故退之或本卑也而故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以酌義理之安而無偏無陂參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剗寬猛之宜而無過不及存是非之公而無毀無譽一時輕重之權衡由此而準萬世軌則之模範由此而立乃真經世大法而僅以史視之可乎  
茅氏呂

氏曰春秋固是褒善貶惡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則所謂經世之大法也易音異朱子曰所謂大義易見者如書會盟侵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夫禮之中又夫禮也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又曰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又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有子突救之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王人本不書字因其救衛故書字聖人之意不解恁細碎又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



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  
簡畧處夫子但據史冊寫出耳問孔子予五霸豈非時措從宜  
曰是但其予之中便有奪底意思江氏問伊川謂顏子嘗聞  
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  
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百  
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  
如此故引以為據耳四代之禮樂是經世之大法春秋之書  
亦經世之大法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  
者為戒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  
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問孔子  
當時只是要備二百餘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

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  
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如三卜四卜牛傷  
牛死是失禮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  
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  
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  
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知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  
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  
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  
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問孔子有取乎  
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  
底意思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  
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  
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葉氏聖人精義入神泛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  
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幾深造微奧張氏  
由是觀之春秋殊未易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比事屬辭必合  
全經始見精義如測化工者統觀百物然後知其神欲作室者  
先聚眾材然後備其用徒執一事徒拘一義欲盡得聖人之心  
於千載之上難矣故學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默識心  
通然後可以造其微焉未及此而治之則其說多鑿也茅氏  
夫音扶 優游涵泳二句見須于逐事逐義而求之正所謂觀

百物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知作室之用者也

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  
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  
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  
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葉氏文集 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張氏夫子作春秋之意欲使後王知折衷也後王苟知此義則  
經文具在善惡分明依而行之即非禹湯之德亦可成三代之  
治而秦熒一厄斯學不傳千有餘年及今不講則聖人之志終  
沒於後是以慨然作傳發揮聖意蓋不通其文則不能明其義  
不得其意則不能法其用惓惓之心正為此耳古今作春秋傳



者始自程子而胡傳祖之簡當精切可謂極聖人之蘊奧矣猶  
謙言未能只使學者得門而入亦猶夫子自言其義竊取焉爾  
蓋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即天理也程子作傳以翼聖經聖  
經即道統也守先待後功豈淺哉 茅氏夫音扶 文集 朱  
子曰德非禹湯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  
之治乎語有欠 江氏朱子曰春秋序云雖德非禹湯亦可以  
法三代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 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  
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葉氏道非無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  
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

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為深切著  
明者也 張氏道將見之用用皆本於道其揆一也然詩書即  
道以推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  
言故曰聖人之用譬之於藥詩書恐人病不知醫製為藥方以  
備不時之需春秋隨人之症投以藥劑可試國醫之手夫子云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其所以任知  
我罪我之責乎 茅氏下五經之有春秋聖人之用下分注細  
書有一本此下云五字史記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  
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索隱云見春秋緯王  
伯厚曰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



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葉氏遺書下同 張氏春秋之義有要分別觀之者亦有不  
 分別觀之者其間言之重詞之複如記盟會征伐之類或詳舉  
 列國君大夫或贅衍年月日時與其地其事蓋欲成書以便後  
 人之觀覽其勢不得不如此必欲各求異義則鑿矣至於字法  
 之有異及上下文之有異者予奪褒貶義例存焉則須分別看  
 耳是在學者神而明之也 茅氏遺書下同 事事各求異義  
 者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  
 穆之類 朱子曰當時史書掌于史官想人不得見夫子取而  
 筆削之欲使人見得當時治亂興衰非是一字定褒貶蓋初  
 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而扶持方有統屬到後

來五伯又衰如漢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自是差異不  
 好孔子據事直書好惡自易見若云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  
 其罪孔子亦與奪賞罰不得春秋所書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  
 成若欲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較筆削異同然後可見  
 而亦豈復可得也 江氏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  
 始見其法之用也  
 葉氏律令者立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 張氏詩以正  
 情書以制事易以明變禮以正行猶律令然律令者製為刑書  
 禁人勿為惡春秋則某事用某律某罪用某法斷例分明其中  
 之輕重大小實見之用者也前以用藥譬之此以用律譬之俱



是一般意思耳 茅氏此條遺書載在前條聖人之用下細字  
上有一本此下云五字 斷例者按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鄭  
司農謂人今時決事比蓋取其行事之成者以為品式即今之  
斷例也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若春秋之凡愚按今律亦然或  
論春秋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書法不同朱子曰聖人作春秋欲  
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同此一字而于此用以誅人于  
彼又忽用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則是後世舞  
文弄法者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  
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  
為要

葉氏較判別也春秋一句為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  
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為要 張氏此言春秋為窮理之要然必  
識得義理分明而後可以窮理也人不學春秋守經事不知宜  
遭變事不知權故學春秋亦善春秋一句為一事是非存於一  
句中乃窮理之要若論他經亦可窮理只是論義當如此不若  
春秋有事迹可按是非較著明尤為易決以為窮理之要洵  
非無故矣 茅氏見音現但上宋本無理字遺書同較著猶漢  
書孔光傳所謂較然甚明也顏師古曰較音角明貌  
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  
理方可看春秋  
葉氏更讀一經如下文所論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為要然又須

養書

百三



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機識聖人裁制之權張氏  
然欲窮理必須識理未識理而讀春秋則理無由窮也程子言  
我平居嘗語學者教他先讀語孟謂語孟如丈尺權衡好以此  
度量事物也讀語孟後似可窮理矣而此中尚有幾微疑似之  
辨未易分曉更須讀一經然後可看春秋所謂一經即下文言  
中庸是也總要識得義理精微之極然後可察人事是非之機  
故其先後讀法如此茅氏所以先讀語孟更讀一經者欲使  
之識義理也  
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  
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  
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

葉氏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顏之間取中則當  
洪水之時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  
失乎時中矣張氏事之是非固準乎春秋而春秋以何者為  
準其無如中庸乎春秋之法即中庸之中也中不是鉄板一定  
的要量度以取中故無如權須權乎時而不失義理之中始為  
能讀中庸之書若以禹稷顏子較之謂禹稷手足胼胝未免太  
急顏子閉戶不出未免太緩較於二者之間不緩不急而以為  
中便非義理之宜不當乎時而非中矣唯當急時則急禹稷胼  
胝中也當緩時則緩顏子閉戶亦中也此中庸之時中惟可與  
權者知之學者必先讀此一經然後可與看春秋也茅氏胼  
胝眠反胼章移反此承上文先識得箇義理之意而言其所



以識之道也。胼胝皮堅也。史記禹手足胼胝。閉戶見孟子。問  
閉戶不出。如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朱子曰。事亦  
須量大小。若小有關。毆救之不妨。如兵戈殺人之事。亦只得閉  
門。不管而已。  
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  
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葉氏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  
未易以言盡也。張氏因釋權字之義。而言當以何物權之。總  
不離個義字。義者所以酌乎時措之宜。往來於事物之間者也。  
此就用上說一事。各有一義。只好說到此。若義以上則自用。溯  
體處物之義。本於在物之理。在物之理一實萬分。不可以言盡。

在人切己。體認自看如何耳。要之當其可之。謂時隨時處宜之。  
謂義。義不膠於一定之謂。權權於過不及之間。而得其中之謂。  
中中庸明其理。春秋見其事。反覆言之。示人之意切矣。茅氏  
秤丑正反。古通用。稱錘直追反。時字遺書本作然。連下也。只是  
作一句讀。語類時舉述此。以問與遺書同。今當從之。此節承  
上權字之意。而申明之。秤衡俗名錘。權俗名義者。謂事物之所  
當然。義以上者。則其所以當然之故也。在人自看如何。謂學者  
功深力到。反求之身。而自得之。非可以言語形容也。問權便  
是義否。朱子曰。權是用此義者。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  
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以此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又曰。權是于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所以說中之所貴者。權。

於



江氏問何物為權義是也朱子曰如人犯一罪性剛者以為可  
誅性寬者以為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  
精審須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密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

葉氏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偶問某如何看  
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施氏以上論讀  
春秋之法蓋春秋為聖人之大用百王不易之大法故經世之  
學莫大於春秋然要識得春秋之所以作即人事以明天理用  
天理以處人事而已當周之衰王道不行人皆不知天理為何  
物故孔子因魯史舊文而筆削之因當世所行之事而寓褒貶  
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

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如而  
春秋一書遂為萬古不可易之經是魯之春秋也而孔子一筆  
削之變史為經變霸為王聖人之大用何其神妙不測如是乎  
蓋未作之春秋人心道心爭勝之書也春秋作而人心皆化為  
道心矣未作之春秋天理人欲夾雜之書也春秋作而人欲皆  
化為天理矣真所謂義理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故程子以  
為窮理之要莫切於此而讀春秋者不可不優游涵泳默識心  
通以造其微焉張氏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大綱而以一宇  
斷是非若其詳則具於史朱子謂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羅  
整庵謂左氏作傳皆有來歷雖難盡信終是案底此所謂以傳  
為案經為斷也他日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或曰如何看答



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舍此兩言無以讀春秋  
矣茅氏本注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  
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黃聲隅名  
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自號聲隅  
子樞密使韓魏公薦以為太學助教某年二十以下乃唐棣問  
春秋如何看而先生答之也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  
精只是不知義理公穀不曾見國史考事甚疏然義理却精  
江氏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  
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問春秋當如何  
看朱子曰只如看史樣看問程子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  
之真偽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

褒貶否曰也見不得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  
貫通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問讀左傳法曰也  
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伊川論春秋傳為案經為斷  
尹和靖謂伊川無此言此兩句即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  
之真偽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  
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葉氏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  
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游雲夢則知諸  
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  
之類皆致知方也張氏史所以載一代之事也讀者非徒



要記事須要明理蓋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事特其迹耳而所以然者有其理也如讀漢史觀高帝寬大長者能用三傑除秦苛法與民更始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若其輕儒嫚罵不事詩書偽游雲夢械繫相國以叔孫通制禮樂以張蒼定律令之類則規模遠邈三代諸侯王次第皆叛大臣不克保終皆由於此以此讀史致知之方也昔者伯禽封魯呂伋封齊三年報政而其始終強弱明驗不爽亦理有固然者君子格物窮理豈誇博涉云爾哉 茅氏要識下宋本無其字帝下葉呂本無一字 理謂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所以然也如要識得須先講明道義所在庶不流為功利之學 愚按全史資鈍者不能盡看如司馬公通鑑馬氏文獻通考二書千百年治亂興衰典章

制度之得失具在其中宋以前散見諸史中究心甚難今被二公編輯條理分明如此不看何名為讀書人士不通今古而有足用者未之前聞也 江氏葉氏曰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遊雲夢則知諸侯王以次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然有不是敗者然有是底 張氏先生謂明道也古今事善者當成惡者當敗理數感應自然之符故先生讀史到一半看其行事如何便掩卷以思據理



懸斷然後看到終局大約不出所料者十居六七其有當成而  
敗當敗而成不如吾料則吾之所謂善惡者恐認不真須更再  
三精思灼見其理之所以然至於氣機不齊人事難定幸不幸  
之間理亦果有不能料者先生究以理為衡此先生格致之學  
也今人無識但據見成豈知幸而成者奸雄不得藉口不幸而  
敗者聖賢不以易節論是非不論成敗成者不必皆是敗者不  
必皆非以此讀史方是胸有千古 茅氏朱子曰讀書亦易見  
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說得意在前面如陳蕃殺宦官  
但讀前面許多踈脫都可見也甘露事亦然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葉氏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 張氏古今治亂必有其機機者

治亂雖未至而動於幾微之間聖賢存之於史以為千古得失  
之鏡讀史者須於此處加意如賢人君子出而在朝則世將治  
之機也若退而在野則世將亂之機也有以見其機便是格物  
若不能格物無貴讀之矣

元祐中容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  
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葉氏外書 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

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

如此 施氏以上論看史之法然必先讀經書使理明義精然

後看史方能辨別其是非得失也孫北海曰士人篤志於經餘

力及史然亦惟知治亂得失已耳若記事蹟訂異同抑末矣朱



予所謂學者舍六經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心術之害誠至訓也學者不可不知張氏元祐宋年號范祖禹字淳夫作唐鑑按外書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用先生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蓋歷代史學議論之卑不知王道為何物程子之說得淳夫表章之不是三代下人議論王道藉以復明所以凡案問常實此部惓惓不釋也 弟氏外書 范祖禹字淳夫為溫公通鑑局編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成此書按外書又曰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書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朱子曰唐鑑亦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祖庸調及楊炎二税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于得人不在

于法法亦豈可苟者蓋范氏見熙寧間變更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又一說論太宗本源亦未盡太宗行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張氏曰唐鑑視胡氏春秋傳更覺簡要學者能讀唐鑑方可以治史 按此條晁氏客語時氏本拾遺並有之但時氏本少元祐中三字以上並伊川語 江氏外書 范祖禹字淳夫著唐鑑 問范太史文字朱子曰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便多脫了 胡致堂讀史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未又說別處去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



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葉氏橫渠易說 張氏伏羲之序六十四卦以卦畫生成為次乃自然之用也文王周易以序六十四卦則取其名義以為次所垂教於世者實深夫子作序卦傳發明其義安置審處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人安置一物於中邊前後猶必審處停安况聖人序易豈無意思雖易之為道廣大悉備其極至精義不尚在此而即此亦足見聖人遍布細密如大匠作室規為布置胸有尺度非拙工可擬若徒欲以一斧知之未極其能事也 茅氏橫渠易說 序卦易十傳之一也以韓康伯注有序卦非易之蘊之說故特辨之朱子曰以序卦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

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事事夾雜都有在內正是易之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方是精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 江氏橫渠易說 朱子曰序卦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太極生兩儀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永按謂序卦非聖人之蘊韓康伯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葉氏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大小之事無

葉氏書

單



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百職今無此心量  
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 張氏周建六官  
取法天地四時冢宰曰天官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  
故天官之職必須胸襟懷抱寬洪廣大之人方可看得蓋其於  
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統規模可謂至大若不得此  
廣大之心量但於每事上委曲窮究勉強湊合使心量如是之  
廣大究之心量本小必不能周悉而貫通之也  
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界之一錢  
則必亂矣

葉氏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涉也如此  
張氏承上文言人心之廣大有實體然後有實用若徒空言

廣大則蹈釋氏之失矣釋氏猖狂錙銖天地其論性也可謂至  
大然未嘗身為大事而徒空言之究不可以理事無論遺之以  
大投之以艱有不可也即以至小而言設使界之一錢亦必有  
倉皇失措者矣蓋由其道於虛無則所謂廣大者原非實體故  
亦不足以致用也 茅氏昇音秘 不得此心謂不得襟懷之  
洪大也釋氏之所謂大者只是言論曠蕩未嘗身自為之所以  
為事不得 朱子曰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  
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  
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于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着多少精  
神所以記得處復忘彼佛氏將此心置在無用處纔動步便疎  
脫所以吾儒貴窮理須事事物物理會過也 陳君舉曰冢宰一



職惟制御天子身畔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  
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蓋以此等與天  
子褻狎或用內官或用女奚他鄉不能誰何所以冢宰盡制御  
之秦漢以環衛之人分入光祿勳衛尉以供奉之人分入少府  
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宮中出入侍奉使令之人分與  
大長秋是冢宰之職分為三四矣  
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胃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  
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  
止一職也  
葉氏語錄下同 張氏周官惟太宰之職總兼眾職最為難看  
蓋無至大之心胸包括網羅則於此而記至彼復忘蓋太宰兼

眾職之全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全用其心力  
求之方可看得若其他五官便易看以其所司者止一職也地  
官以教化為職春官以禮樂為職夏官以師旅為職秋官以刑  
罰為職冬官以度地居民為職非若太宰之兼眾職而無所不  
統矣看太宰之職者可無至大之心胸乎 此下八條集解闕  
今照原編補 茅氏復扶又反易音異 語錄下同 朱子曰  
五官止一職易看固然然其中亦有難理會者如主客行人之  
官當屬春官却掌于司寇土地疆域之事當屬司徒却掌于司  
馬蓋以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內袒請刑司寇主刑  
所以賓客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諸侯有罪則六師移之所以  
土地封疆屬之夏官陳君舉乃謂互相檢制之道過矣又曰周



禮一書廣大精微周家法度在焉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  
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胡五峰以為天  
官冢宰不當治官闈燕私事蓋彼但見後世宰相請託官闈交  
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  
後世之弊而并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耶李泰伯周禮論甚好如  
說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與某意正合至若所謂女祝掌凡  
內禱祠禴禘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哉王伯  
厚曰嬪御奄侍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于冢宰冕  
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于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  
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為卜正呂後為虎賁氏侍御僕從罔  
非正人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杯靡共婦寺偕亂膳

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于嬖寵瑣瑣如亞私人之子竊位于王  
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  
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  
如申屠嘉奏刻常侍如楊秉官中府中為一體如諸葛武侯可  
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玄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  
善讀周禮者哉我朝趙晉于一薰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  
沆于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趙鼎于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  
役廢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  
殆未之思也又曰李泰伯云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  
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漢世皇后廢事以二千石為之猶有  
成周遺意 江氏語錄下同 朱子曰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



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家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區處不下况於先事措置思患豫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心頓在無用處才動少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况許多事在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葉氏人情不相遠以己之意迎彼之志是為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嶮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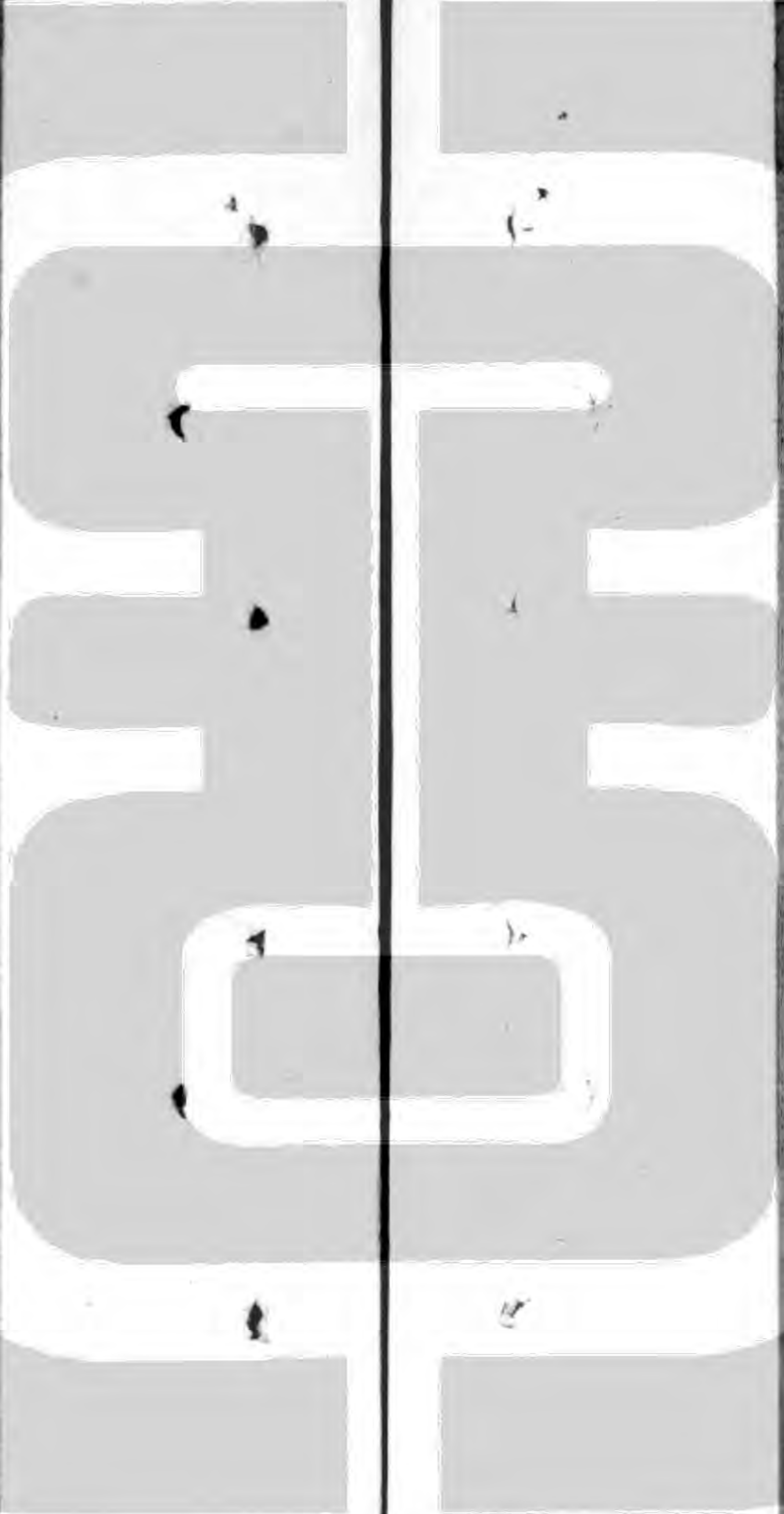
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張氏此示人以求詩之法也古之讀詩者多矣而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己之意逆詩之志是以能知之也夫詩人之志有感而發莫非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讀詩者不必以艱嶮求之今之人以艱嶮求詩非出於附會則出於穿鑿是已喪其自然之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乎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葉氏詩人之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張氏詩本性情詩人之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和平而無艱險老成而無



輕躁本平地上道著言語非有崎嶇今乃以崎嶇求之則已之心先狹隘而不廣大矣蓋詩人之情本和樂平易只為所遇之時所值之事拂其和樂之性如忠臣不得於其君孝子不得於其親故託之詩而長言咏嘆以見其志使其心先狹隘何由見詩人之情有感而發如此哉後之求詩者法孟子之以意逆志焉可也 茅氏本注為其只為之為並去聲易並音異嶮虛檢反通作險喪去聲崎音奇嶇豈俱反樂音洛詩人之性性下葉本大字無本注字 逆迎也方言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曰迎温厚平易老成皆言詩人之情性也平地上道著言語見其非有崎嶇也道言也時事或美或惡所有感動而詩作焉拂動也朱子曰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未得其志只得待之



如需于酒食之義後人讀書便若去捉將志來以至束縛之又曰某所著詩傳蓋推尋其脈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輔氏曰温厚平易老成說盡詩人情性温厚謂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平易謂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謂憂深思遠達于人情事物之變此等意思惟平心易氣以迎之則有可得 江氏朱子曰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意是將自家意思去等候詩人之志來等得來自然相合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葉氏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  
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  
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胃如何看得張氏孔子刪書  
斷自唐虞迄於三代其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理無不該矣禮樂  
教化典章文物政無不備矣家齊國治天下平功業無遠弗屆  
矣其規模至大最為難看人之胸臆非若堯舜諸聖人之廣大  
者不足以知之若只欲解其文義則尋章摘句之士皆能之矣  
蓋惟聖人之心無乎不包故所見者大學者之心亦必無乎不  
包而後能見尚書之大也茅氏問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  
如何張子只說尚書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  
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

明峻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  
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  
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得江氏問他  
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只說尚書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  
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  
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  
底心胸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  
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葉氏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



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存心存則理得張氏此言讀書所以存  
心惟心存而後理得也讀書不多則疑信相半無由考校得義  
理精詳蓋書以維持此心使之不放一時放下則昏惰乘之德  
性即因之有懈蓋惟讀書則神明不至外馳而此心常在使不  
讀書則此心不在虛靈之舍雖義理自在當前亦終看不見矣  
是讀書即治心之功治心即明理之要人可不多讀書乎茅  
氏此以見讀書非徒窮理之事實亦養心之要也朱子曰讀書  
固收心一助然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動則  
是心之存時常少放時常多也學者當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  
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庶幾無時不存矣江氏朱子  
曰張子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人常讀

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  
大原後書亦易記

葉氏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段

文義橫在心上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

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渠作正蒙

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張氏此示人以

讀書之法也書須熟讀令可成誦則文義常留於心而觸處精

思或在夜中或於靜坐皆可得其解若未能成誦便不記得若

存若亡亦思不起矣但讀書者果能思之至精通貫書之大原

則理在而辭可憶義明而文可推而書亦易記故惟能記而後



能思亦惟能思而後能記此其所以交相因也 茅氏易音異  
承上文讀書而言其所以讀之法也朱子曰讀書須反復研  
究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間驅遣不去方為有功又曰  
李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間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  
始有得  
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  
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葉氏每見是書而每加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  
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  
矣 張氏惟記與思相因所以觀書者已有疑必釋之已有未  
達必明之每見是書而每加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

而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  
密而學益進矣讀書者誠由記與思之功而知所未知於不疑  
得疑則所得於書者不已深乎 茅氏此又以其驗處言之  
按葉呂本自書須成誦以下別為一條今據原書及宋本併之  
江氏朱子曰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人所以記不得說不  
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  
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  
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 近  
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  
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  
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



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張氏此言讀六經之法也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宋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讀者須周而復始深求玩味其義理自無窮也待所學有進知識日增則所見日高矣 茅氏長張丈反別皮列反 此即論語溫故知新之意然必于一經理會已到然後再理會一經若徒循環泛涉非根柢務實之學也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張氏中庸文字一句有一義須逐句深求玩味使一書之言前後互相發明朱子曰此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茅氏中庸文字輩凡詩書論孟之文皆是必言中庸者蓋古聖賢之書無非發明中庸之道故必于此見之明而後于事事物物之宜無往不當其可以之讀他書亦易為力如前程序所言讀春秋以中庸為準是也句句理會過則觸處洞然無所疑滯自有以見夫不偏不易之道隨在具足無少欠缺融會貫通不拘所讀何書而無往非中庸之道之所在矣游定夫讀西銘渙然不逆于心曰此中庸之理亦此意也 江氏朱子曰橫渠謂讀中庸如此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葉氏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施氏愚按自古無不讀書之聖賢無不知人情通事變之聖賢無闕門獨坐之聖賢蓋天下道理周遍而精密時變日新而無窮學者必須遊學四方與賢士大夫往來撒開心胸事事講究理會過方能道理透徹此心洞然萬變畢照然此特為讀書有所得於已分上有所見而又僻居在遠方者言之耳若胸中毫無所見必先閉戶靜坐埋頭讀書將聖賢之言句句反之於身先從性情上窮究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

發從此力加操存涵養推廣擴充此是源頭工夫根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莫不窮究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運古今風氣盛衰國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為窮理致知之學若不窮理致知為主則雖費盡心力終日鑽研故紙無論記憶不得即記憶討論得熟亦只成一博雜玩物喪志之學於身心性命毫無益也  
又按古之聖賢必要居敬存心讀書窮理者蓋盡性始於窮理致知必在格物此入道進德之正途也今觀宋五先生暨明四先生論讀書之法經書之要精實透徹開人多少聰明益人無限神智學者從此勇猛發憤專心致志讀書不必搜求人間未見書來讀只讀眼前緊要



書足矣刁蒙吉先生曰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書便須有集註有四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錄有近思錄便須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為終始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却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却在近思錄蔡虛齋云欲為一世經綸手須讀數篇緊要書余總之云欲承千聖絕學後只讀數編緊要書若數書者其盡之矣誠如斯言學者只要恪遵九先生讀書之法發憤敏求將此數編緊要書熟讀精思循序漸進而又虚心涵泳切已體察使此心常存道理融會貫通於胸中一遇事變順應而不窮則承千聖絕學以為一世經綸手亦分內事耳不難為也若不立定此志汎濫讀書無論腐爛時文富麗詞賦誦讀數千篇無益即盡讀

十三經廿一史疲敝精神知而不行仍作一箇俗儒而已其光陰甚可惜也吾願天下善讀書者必以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要務焉張氏此言春秋之未易學也春秋之書唐虞夏商之世所未有仲尼因魯史舊文而寓褒貶予奪之大義固其所自作後惟孟子論春秋為能明聖人之大旨而舉其綱領自非見理極其明析義極其精者殆未可學也漢唐諸儒未至於理明義精而遽欲治之故揣摩臆決其說多失之鑿蓋春秋一書明百王之大法正萬世之人心非孔子不能作非孟子不能知苟未得孔孟之心傳者可易言乎茅氏治平聲鄭漁仲曰有未經夫子筆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公二年晉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語司馬



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于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楚語申叔時  
論傳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存  
魯春秋為列國所重皆在夫子未修之前舊有春秋之目乃周  
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先  
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亦有  
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  
筆削之春秋惟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魯史記東遷以  
後事已經筆削之春秋也然則是書乃從來所有夫子特取而  
筆削之耳此言在古無有者亦就其修後言之見其取義精奧  
非他人所得與也朱子曰後儒學未至各以己意揣測正橫渠  
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為經世

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難體會處不若存取胡文定本  
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江氏問先生於春  
秋未有說朱子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  
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揣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  
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  
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  
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近思錄集說卷三終

書目



